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四百九十一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十三

帝王部四 帝王總載

帝王總載七

哀冊文 碑

謚冊文

原哀策魏文帝為武帝策文曰痛神曜之幽潛哀鼎俎

之虛置舒皇德而詠思遂膈臆以莅事矧乃小子夙遭  
不造甄甄在疚嗚呼皇考產我曷晚棄我曷早群臣予  
輔奪我哀願猥抑奔墓俯就權變卜葬既從大隧既通

漫漫長夜窈窈玄宮有晦無明曷有所窮鹵簿既整三  
官駢羅前驅建旗方相執戈棄此宮庭陟彼山阿 晉  
張華武帝哀策文曰感大饗之無虧哀罇俎之虛設叩  
龍輜以長叫痛靈暉之潛逝其辭曰欽惟皇考體道之  
真德侔乾坤齊曜三辰應期登禪協于天人上虔郊祀  
下惠兆民憲章唐虞允得其津搜揚側陋故老是賓百  
揆時序盛業日新恩從雲翔威猶霆震江海靜波岷岳  
無塵四夸率服莫不來臣肅慎奉貢越裳効珍化此弊



俗歸之至淳昔在上聖咸享百年哀哀皇考用不是臻  
邁厲彌侵景命殞顛舍此昭晰即彼幽玄仰瞻靡怙廓  
若無天終制尚儉率由典度華幕弗陳器必陶素不封  
不樹所在惟固貽法來世是則是慕大隧既啓吉日將  
征鐘鼓雷震白虎抗旌龍螭驤首良駟悲鳴倡者振鐸  
輓夫齊聲背此崇殿將適下庭玄宮窈窈修夜冥冥光  
燈永戢幽闔長扃仰訴皇穹零淚屏營云誰能忍寄之  
我情結心墳隴永憑聖靈又郭璞元帝哀策文曰永

惟殿宇之廓寂悲彝奠之莫歆感鸞輅之晏駕哀衮裘  
之委衿痛聖躬之遐往長淪景於太陰乃作策曰王之  
不極百六作艱鶚集瓊林鯨躍神淵懷愍失據海覆岳  
顛蠢蠢六合罔不倒懸靈慶有底見龍在田誰其極哉  
我后先天大人承運重明繼作撫征淮海駿命再廓仁  
風旁靡神化潛鑠處冲思挹居簡行約聖敬日邁玄心  
逾漠用物與能總攬羣略林無滯才山無遺錯恩靡不  
懷化靡不被茫茫海域款塞慕義萬里同塵罔匪王隸

熙熙遺黎莫知其寄括終宇宙混同天地曰功永年曰  
德慶隆奈何氛厲奄集聖躬大業未恢皇齡未中天慙  
其景崑頤其崇筑筑小子藐藐孤冲靡天何戴靡地何  
憑恍惚極慕若存若終蔑焉無聞廓焉長寂聆音靡睇  
瞻顏失覲窮號曷訴叩心誰告何悲之哀何痛之酷嗚  
呼我皇逢天之戚嗚呼哀哉眇然升遐即安玄室煌煌  
火龍赫赫朱鞞終焉永潛曷其有出明訓長絕小子何  
述望阜增歔臨崩慟慟哀兼陟方痛過過密靈爽安之

反真復質永合元漠終始得一

又闕撰人姓名

成帝哀策

文曰宸極寥廓聖靈遐之哀備物之虛在痛永往之無期乃命史官述德寄辭其辭曰五德代興素靈啓曜離光疊耀三辰重照明明我皇含貞挺妙元秀夙達履德罔違鳳棲遐邈神宇凝夸文明外潤仁簡內綏舉無遺中鑒無幽微運隆汾陽道侔垂拱靜恭清穆冥功日用亶亶神軌固天攸縱爰在陽九皇綱中替姦豎肆逆牢羅失衛升降艱難協應神契靈祚既保顯揚天命零霧

朝晞兩儀開鏡訓諮阿衡虛已納正九功潛流七德將  
表方振宏羅稜威電埽芟蕩神衢一我王道昊天不弔  
降茲大悔天傾其儀地覆其載大業未完神爽遷背哀  
貫三靈痛流萬代爰初不豫大漸在躬啓手歸全神氣  
夸冲凝哉達識體正履終袞龍旣襲玉容斯幽登醪虛  
設觴爵靡酬墳牘莫啓聖跡誰修冥冥我皇神馬何遊  
撫膺遐叫迸涕交流三筮告期將歸陵墟陞殞羽翼庭  
納龍輿玉輪動運錫鸞鳴衢錫旆徘徊六驥踟躕輕雲

陰軌流風翼車哀哀同軌唯唯輓夫長號永慕泣涕漣  
洳大塊獨運終歸其始我后永往寧神千祀悠悠上天  
煢煢惟已眇然靡憑廓焉無恃目範令儀徽音在耳

又闕撰人姓名

康帝哀策文曰感廣廈之空寂悲俎奠之虛

陳痛皇神之邈遠哀靈景之長泯仰瞻宸極俯憑鸞軒  
五情摧裂號慟煩寃遂命國史述德銘勲事以言顯功  
以名存其辭曰招拒降靈篤生我皇岐嶷妙哲幼有珪  
璋含貞發曜蘭風載芳厥初肇建宗國是胤祗承師友

執心淑慎徽猷愷悌金質玉潤固天所啓應茲靈運入  
繼皇祚龍騰鳳迅因假任物惟精委順穆穆我皇風流  
凝廣聰鑒遐照思心內朗應變無方從善如響矩儀可  
憲法物可象覆燾羣生靡物不養如何一旦神遊靈爽  
仰攀擗踴觸物感想卜吉有期將即玄冥太常既建千  
乘列庭皓皓輿服翩翩素旌笳簫寥唳輓夫齊聲六驥  
躊躇蕭蕭悲鳴是用增哀雨泣沾纓痛貫五內哀切三  
情道隆名貴德享彌光灼灼皇猷終焉允臧垂美兆祀

芳風休揚

又

闕撰人  
姓名

穆帝哀策文曰欽明文思允恭

克讓忽若布衣忘其矜尚體有示無德克神王冕旒兩  
楹委政元輔內倚公旦外仗尚父郁哉惟文赫斯惟武  
西廓岷河北清伊渚園陵聿修舊京式叙方振長彗風  
埽天宇休牛歸馬卷旗臥鼓俾我烝民擊壤容與昊天  
不弔奄背率土哀同過客痛方割鉅日月不居神道之  
幽三辰吉良五謀同休祖載華庭晏駕崇丘俯執饋奠  
仰攀龍輶岌岌黼黻飄飄素旂感想平昔人懷崩抽號



聲如震洒涕成流

又闕撰人  
姓名

簡文帝哀策文曰同軌

畢至內外成列素旗宿懸輜輶首轍執祖行於前殿奉  
靈輿而遷逝悲神宇之長違痛聖儀之幽翳攀龍輶以  
號慕撫素膺以泣血爰命史臣叙述聖德揚徽音於飛  
旌寫哀心於翰墨乃作策曰淳曜發暉皇歷攸膺聖祖  
啓運哲王遐承烝哉元后光我中興天基徙構朝陽再  
升皇矣聖考合一履中道心玄玄文明內融湛湛神儀  
穆穆靈風望之凝秀即之深冲爰在初齡至性自然水

鏡一世室堂重玄愔愔素庭翳若丘園遂阿王室婉跡  
經綸時有汙隆道無屈伸如彼平流泯矣其津大過之  
時皇德不競天人革心謳謌徒詠時惟伊霍輔運以政  
欽若昊天祇此明命龍飛九五饗茲萬國居宗舉契允  
恭玄默綢繆哲輔虛已仗德大明方曜離暉翳朗元化  
誰陶蒼生曷仰四運忽其遙邁日月飄以飛沈將寧神  
於玄宇遷玉輅於中林背華殿之昭晰即幽隧之重深  
奉神櫬以永訣邈終天而莫尋神恍惚其若寄泣橫墜

以流襟 又王珣孝武帝哀策文曰同軌畢至百司胥

亞法物夕陳輶輶夙駕親執饋奠長號永夜懼鼓刻之  
遄盡哀良辰之莫借悲宮宇之寥廓痛聖儀之幽化夫  
至德無名固理絕稱謂然祝史陳辭亦臣子所貴寄窮  
情於翰墨庶遺塵之髣髴辭曰惟皇作極五德迭運康  
實復夏武亦隆晉疊疊太宗希夸其韻鏡之者玄撫之  
者順於穆皇考嗣徽絕軌前聖後哲契合一揆心去其  
伐行遺其美廢華任誠捨筌存旨惟深通志群方咸秩

惟幾成務能事斯畢未若我皇至則不疾恢恢天網疎  
而莫失居有以虛宰多以少簡則可從易則不擾信及  
豚魚澤被億兆湛然司契坐一八表園陵既衛威靈赫  
赫子來既構寢廟奕奕武曰止戈戎不及役文教聿脩  
有恥且格跡有遠邇感無高深道之所被改色革音皓  
獸馴苑素羽棲林殊柯連理異蒂同根方融玄液陶鑄  
斯民雲韶候奏比屋思淳積祐莫應天罰奄臻太山頽  
構洪瀆竭津何殃之甚何酷之殷自罹閔凶二氣代變

霜繁廣除風迴高殿帷幙空張有俎虛薦極聽無聞詳  
視罔見人神道殊吉凶有禮龜筮參謀延隧告啓史臣  
考古警者在陞攀援忪忪惟兄及弟龍輿肅以引邁前  
驪紛以抗旒城闕儼以整列馳道亘以通修感平昔之  
所幸豈斯路之復由輓哀唱以翼衡駟悲鳴而顧輶違  
華宇之晰晰即永夜之悠悠奉靈櫬而長訣緬終天而  
莫收訴穹蒼以叫踊洞五內其若抽儻性命之可贖甘  
人百於山丘茫茫大運靡始不終哲王遺世貴在道融

昭哉我皇萬代流風良史式述德音永隆 宋謝莊孝

武帝哀策文曰應門洞望馳道南除敢塗已撤鬱鬱將  
虛哀子嗣皇帝擗標池綍周遑旌軫攀七緯之崩淪慟  
三靈之徂盡百神慕而行雲沈萬國哀而素霜實衣冠  
緬邈弓劒不追敢緝謳頌髣髴希夸其辭曰樞電皇根  
月瑤國緒肩裔丹陵蟬聯華渚二后在天大行纂武克  
睿克聖重規襲矩昭昭金式明明玉溫望雲其遠就日  
其尊雨零露湛冬暖春暄聲芳納麓道昭賓門上德無

稱至功不器怙悵四始優游六位綴響蘭深緝言瓊秘  
悠哉梁踐眇焉汾肆敬業開寓離經作翰鴻起荆河鸞  
遊楚漢泗濱霑明江區承負陝左清郊棠陰虛館地維  
不紐乾剛弛機義庭薄蝕紫路流飛泣血泝洙顧瞻川  
沂孝貫樞極義震寰圍誓鉞皇郊詔師牧甸七景締華  
五雲卷煽雪怨園邑埽恥瀛縣啓聖宸蓋集寶龍見王  
室多故國步方蹇淮濟裂冠江荆毀冕東楚亂常西華  
汨典動算揮圖爰戡爰翦浹宙斯澄縣區咸鏡脩風曉

逸德星夕映溥露飛甘舒雲結慶禎彼動植信泊翔泳  
缺禮克宣隆章必構方堂饗極圓流肆胄南聳郊宮北  
清靈囿瑤軒春藉翠華冬狩經緯窮文克定盡武鄙上  
呈祥介丘載佇在盈念冗成功弗處榮鏡中世舄奕前  
古睿業初遠鴻化方亭丹雲承日素景媵星玉几去襲  
綴衣在庭辭重陽之昭昭降大夜之冥冥氣貿炎涼史  
詔龜筮文物空嚴鑾和虛衛動蜃輅之逶迤顧壁羽之  
容裔出國門分天地向幽途異身世龍旌鬱而青槐遠



驚葭亂而白楊翳觀初霜之變條聽秋風之下蒂橋山  
絙雲穀林虧日輦道結寒松庭盡密芝蓋迫軫上驤眷  
轡萬寓肅其北較靈阿聞其深隘南維有時傾離光不  
長鏡騰英聲於茂實方流華於舞詠 齊王儉高帝哀  
策文曰降階執禮泣血纏心感客臺之罷御哀恭館之  
不臨仰神儀而邈絕視區物而悽陰俾茲良史敬脩舊  
則敢圖鴻規式揚至德其辭曰靈源遙裔肇惟商丘聖  
躬寧夏賢識歸周我皇踵武超冠前猷英風允迪德音

孔脩月准敷仁日精表孝則地均和體天合照外弘三  
至內隆七教水祀將傾乾維晦象韋弁長襲鼓磬屬響  
聲化已淪政刑遂往國圖靡緝民規載爽康世以德揆  
亂資武威以雷霆潤以風雨六術允昭四義克舉自東  
徂北遐方即叙功被河濟化隆江漢帝謨仰式王維佇  
幹改步藩屏來登翼贊綢繆總章因循陽館昔在保衡  
君違斯正爰茲博陸亦鑒靈命放昏以忠登明資敬義  
煥金石功昭舞詠蠢爾荆漢悖亂人經謀連樞禁兵接

神垌禦奸以德禦宄以刑獻捷宗寢飲至王庭政教雲  
行徽猷天造山鑑紫璇苑茂朱草玉檢騰暉金繩薦寶  
天鏡既穆地維既肅遐邇壹體表裏禔福乃眷斯民昧  
旦杼軸興文偃武績禹舊服所尚惟簡所保惟賢居尊  
彌約無善不延膠序載緝風軌克宣上洞清儀下達玄  
泉聽覽閑日應物餘景怡慮以文棲心以靜鴻章晨映  
微言夕永迹庇區服情深箕穎萬寓餐和百神受職梁  
甫欣儀云亭望式輔德伊何奄捐民極嵩岳長傾宸暉

斯旻機照惟寂達鑒靡傷慎終敬始知微知彰立言垂  
範玉潤金相瞻仰遺式哀結流霜旋玉軼之皦鏡動雲  
旗之逶迤振哀笳於八極響清蹕於咸池顧應掖而稍  
遠視機衡而長離風遲遲而懷暮日慙慙其若垂感衣  
冠於喬岳追弓劒之在斯悼丁年之薄祜訴窮心於兩  
儀 梁沈約齊明帝哀策文曰龍馭既撤備物已陳殯  
宮無夜夕燎終晨號環輦幄攀應路容衛弗改軒檻  
如故望東川而不追仰昊天而自訴列聖同軌謚法樹

聲爰詔掌牘式播遺英其辭曰五曜在天逋作民主赫  
矣帝高蒸哉嗣武多難固業殷憂啓聖時惟我皇功符  
受命爰始濡足坐運機深鵬逝風舉龍動雲陰之郢南  
沂卽豫西臨體茲大德懷此小心賓於四門四門穆穆  
納於百揆百揆肅肅德浸堇荼仁被比屋何遠何邇無  
思不服嗣君喪道不式典謨神器業業事等瞻烏民懷  
輿主后来其蘇皇天眷命授以籙圖臨朝凝睟昧旦丕  
顯斟酌前王擇其令典不言斯應不行斯踐露臺靡營

離宮弗宴眷言膠塾弘啓上庠軌儀四代祖述三王德  
暉內動英華外揚禮行罇俎義及幽荒仰庶天德降年  
永久北極齊光南山獻壽滄溟奄竭嵩岱皆朽沴非昊  
穹惟余之咎攀龍詎幾大隧玄玄殿世崇陞即宮下泉  
殞階已遽素幕高褰端闈洞啓蜃紉徐前背朱闕以南  
轉乘翠龍而東度經原野之荒涼屬西成之云暮伐金  
鼓以清道揚悲茄而啓路極厚地而不追終蒼天而永  
慕蒼梧晦遠春徽不泯紀事寂寞龜書可循哲王違世

克播遺塵猗歟萬古暉光日新 北齊邢子才文宣帝

哀策文曰皇路啓扉輜敢弛殯八校案部六卿且引攀  
蜃輅而雨泣仰穹蒼而撫心悲風發而地駭愁雲興而  
景沈哲王垂範有訓有則式奉話言光敷令德其辭曰  
四象更運九天代名通三以王得一為貞是應玄德實  
啓蒼精風后之陳師尚之兵三奇六合七變五成授戈  
推轂稟律襲行野無完陳邑少堅城經營四海勛勞百  
姓芝蓋夕臨羽旄晨映地不掩瑞天不愛寶既丹其雀

又朱其草莫黑已素莫赤自皓百獸斯蹈五靈載擾甘露  
瀼瀼青龍矯矯武功已暢文教未窮方偃烽堠銷戟  
藏弓齊光日月比祚華嵩而氛祲日下星閭虛中奄捐  
朝市長棄華戎道宣未命義闡餘風六綽已散九旗方  
卷見容衛之虛歸知平生之日遠同乘雲而永逝異騎  
龍之更反清笳奏兮野風急金鼓震兮日光晚千官悲  
而雨注萬國哀而露泣萬事同盡百慮俱收劒爲永去  
衣冠自遊音儀已謝神教空留知英聲與至德當無絕



兮千秋 陳沈炯武帝哀策文曰望三靈而標目踏九

地而崩心哭仍几之將撤慟祖塋之虛斟黃屋侵而白日掩紫極涵而浮雲陰其辭曰悠悠媯水鬱鬱姚墟惟帝之系在唐作虞正卿之後握此靈符雕雲布族祥星結樞負茲大鏡未拾遺珠爰初發跡斬虵鞠旅大定番禹載戡海渚承釁而運席卷中流王室如燬乃合諸侯負鐵誓衆釋位同謀俱登涿鹿實斷蚩尤道濟一匡功歸四履爰總百官訓於天子儻來有運事非獲已翠龜

負字赤雀銜書謳謨適夏禮樂遷虞負宸正位升壇受  
圖二儀協序五緯同符門歌麟趾室詠騶虞奉常定日  
太卜蠲時升中備物方告雍熙天甘玉露地秀金芝休  
禎未答靈貺徒欺吏求穆卜詔絕良鑒義躔失御天街  
褫蹕夏采升榮宮車晏出洞闔移凶克庭罷吉閑窅窅  
之窮燈去昭昭之遊日歸大暮之不暘降幽宮而長畢  
巫咸筮告容成戒期文衛如在葆鐸相悲去畢陌而東  
顧望橋山而路遲臣攀龍而尚在魂過沛而何之侍低

昂之靈燾奉寂寂之室帷銅雀沒於脩松平陵隱於深  
柏節鼓鼓之哀音燎燿火於通夕薤露落而暮日寒玄  
霜凝而壑草白銘功德於旂常被徽音於鍾石迴天儀  
於清廟祔祖考而來格播茂實與英聲鬱氛氲於宗祏  
徐陵文帝哀策文曰宮車晚出幄殿晨張旌帷具列  
綽翽成行擗蜃輅於丹陛攀龍帷於紫庭趨過窮於屏  
闥拜慟感於明靈東京飛其瑞露北陸賁其祥星乃詔  
雲臺之史稽採咸池之曲叶大雅於鳴金同藏書於群

王其辭曰若水傳帝薰風御民重光所集世載於陳赫  
矣高祖悠哉上旻蟬聯寶胄暉煥郊裡我皇誕聖膺此  
家慶道主衢樽神凝懸鏡洛書天表河紀靈命納揆馳  
芳賓門流詠稽陰克伐震野勤王毫道增搆豳風會昌  
言瞻少昊實仗高陽駕彼軫輶清宮未央歡覃兆庶德  
洎遐荒穆齊高寢上膳長樂肅肅承顏哀哀薦酌悼園  
恭儉章陵謙約大寶崇名無聞改作纂武升歷遺愛實  
繁三湘九派沴氣雲昏力折天柱才傾地門甘泉夜照

細柳朝屯谷魅山鬼橫流塞源赫赫英謨赳赳雄斷遍  
行天討無遺神算鬱埽江淮長驅巴漢九夸百越雷隨  
風渙北俘昆耶西勘伊軫荷負皇極劬勞庶機勤民聽  
政旰食宵衣服貴綈卓風移閭闔唐山罷秦濮水韜徽  
訪採狂狷搜斂仄微世感中孚民維大畜外戶無閉高  
垣奚築降情儒雅凝懷庠塾御庶為歡臨雍彌肅禮兼  
三代樂備九成天資武德地照文明墨履斯在幪巾自  
清連珠合璧曜爽流精獸舞時豫禽歌頌平帝載維遠

王靈維大侯雨占風荒中海外憬彼鞮譯咸承冠帶是  
曰君臨斯為交泰白環已賁玄珪克禎東河佇揖北狄  
思征鉞斧將戒璫珎未鳴星淫去楚日沴悲荆億兆何  
釁穹昊遽傾大禹胼胝重華腍腊仰惟勞務同斯違懌  
發夢無徵昭祈奚益聽茂陵之鐘鼓抱橋陽之劒舄詎  
髣髴於宸儀終纏綿於號擗三占以吉四海同奔列賄  
天宇崩號帝閤千門啓於閭闔萬乘警於靈輶槐風悲  
於輦道松雨思於郊原鑾旂動而虛蹕宿衛靜而空尊

畢陌平夸流山蟠固紀無遷市唐有通樹經白社之脩  
塗廻青門之廣路思沛邑以東臨懷周京以西顧機神  
不測性道難稱充窮靡寄孺慕奚憑惟封云之與禪肅  
遺玉牒之與金繩揚英聲而永久共日月而俱升江  
總宣帝哀策文曰望蜃綯而攀標拜龍敢而慟絕變五  
統而淒涼廻三辰而慘切感川岳而地維傾號穹蒼而  
天柱折千秋茂德萬世鴻名爰詔掌禮式序英聲其辭  
曰媯水樞宿姚墟大虹謳歌承歷揖讓受終重規帝緒

踵武王風名山紀跡清廟傳功我后丕承思弘祖業莅  
政恭已臨朝凝默煥爛九功歲蕤七德憲章昭著威靈  
允塞爰茲發跡天步艱難連華滕衛比譽應韓羽儀威  
右軒冕朝端祈膺當璧繇顯大橫延喜授玉告善飛旌  
神器有奉性道無名詩頌唐年樂舞姬日仁聲汪濊武  
義洋溢理訟總街凝情衢室巡望如禮幽祗咸秩疆垂  
叛援關徼虔劉治兵丹浦獲醜青丘屠釣且拔管庫方  
搜如龍駕鼓獻雉焚裘天必呈祥地寧愛寶神禽奇獸



嘉穀靈草屈軼抽階飛黃伏皂綺雲舒慶珠星照老廣  
敷丘索引啓膠庠書林吐馥文囿含鏘南洽侯衛北暢  
遐荒殷羅自解周圖無傷金英掩色玉牀弗豫天駟摧  
鑣王良失御鑄鼎奚益綴衣何處漫漫幽夜冥冥上仙  
長違拜日失意祈年寧神卜兆晏駕迴天銅麟感泣銀  
海埋田出德陽之廣殿動繁笳之哀囀渡洛水之浮橋  
望偃師之近縣背紫陌而未遠隱黃山而不見鐸啓挽  
而依依馬嘶風而戀戀平原欲晦落照將垂鳳蓋飄而

水暗驚蹕聳而山危曳蛇旗之舒卷間翠野之參差鳥  
哀哀而驚曙松瑟瑟而吟枝異故鄉之絲竹非舊宅之  
塤箎埽秋葉而無盡薦春櫻而願知北邙已謝西陵何  
有遠宿蒼梧便乖仁壽聲合韶濩道宣戶牖共瀛海而  
恒流並嵩華而莫朽 增唐虞世南高祖哀策文曰遠  
覽載籍逖聽皇王立德可久應運斯昌天基崇峻帝系  
悠長虹耀降祉真氣呈祥蔥珩朱紱熊軾龍章契叶禎  
符誕生叡聖彤雲晝聚黃星夕映舒卷潛躍幾深道性

地載天臨日暉川鏡歷試藩岳風移俗正火德云謝群  
龍戰野蚩尤曜旗王良策馬拔山曠日滔天泯夏蕩析  
黎元阡危宗社提劒創業仗鉞專征風驅雲動海運天  
行伐謀上略制勝神兵尊王踐土復帝夸庚職惟上相  
任隆群辟六階已平四門咸闢殊物顯命彝章典冊錫  
重介珪禮優乘石煙雲改色鏞篳變音觀圖受命負宸  
君臨仁霑動植化感飛沈殷輅周冕禹迹堯心削觚返  
樸抵璧藏金商俗未改遺氛阻亂沙塞虔劉伊瀍叛換

應變雷動乘機電斷十角雲消三川冰泮漸以文教致  
諸王道制禮和樂尊儒養老翠鳳栖桐丹魚在藻水浮  
玄貝階榮朱草威加海外澤被區中要荒合軌鞮譯遐  
通沒羽沈浪飛輪駕風眷言釋負有懷高謝條爾櫟陽  
杳同姑射趨詩禮以承天稟義方以成化聿膺景福方  
期大年玉几奄及金縢遂騫絕五日之晨省遽千齡而  
上仙攀帷宸以孺慕抱劬烏以纏綿曰聖與仁誰前誰  
後炎昊無金石之固勲華異松喬之壽孰歷世而長存

惟令名之不朽矧元功與至德冠列辟而為首俾軼五  
而登三與造化而長久 褚遂良太宗哀策文曰三微  
固社五耀垂文光昭司牧對越唐勲族著元牡家傳縉  
雲高祖配天一人有慶大行神武維幾作聖良畫自得  
高文成性夙表餘雄先懷友敬蒼兕爰發朱旗首令寰  
瀛昏墊關洛荒蕪妖傾地軸盜弄乾樞戎衣光啓霸政  
宏謨天兵電埽月陣風驅蚩尤遞翦獬廌咸誅閏位不  
虔餘氛興戾先收秦組次焚商袂轉圓上略容光下濟

徙邑垂仁賓門洒惠脩風順軌凝圖奉睿青宸同規玄  
珠叶契發揮三五聲名遐裔泛野休兵靈臺偃革升巖  
藏銑導河奉璧學肆徐輪丘園散帛就日攸宜如天在  
斯刑哀動植化美塤篲樂華曾舉禮葉旁垂沙塲磬翦  
斗極咸羈狼山入囿潮海歸池東旌若木西旆條支龍  
鄉委質烏服來儀大矣乘時悠哉利見文龜浮沼應龍  
在淀滴露飛甘卿雲呈絢松莢望幸瑤華方薦仙丹劒  
術星飛告變凝沴氣於升年掩璿暉於離殿崇基永煥

置業方昭遺風餘烈天長地遙想神襟而騰茂縱史筆  
而揚翹寵嘉聲於日月終有裕於唐堯 又高宗哀策

文曰月瑤誕慶靈丘降祥仙源漢遠聖緒天長統樞飛  
電麗室騰光鳥庭開象龍德含章六藝生知四聰神授  
晦迹登序韜光齒冑綴玉詞條緝瓊文囿發揮綠錯牢  
籠宇宙鑑符敦敏量本疏通賓門表譽納麓彰功始潛  
朱邸或躍青宮夏俞欽德周誦傾風粵自銅闥虔膺寶  
命惠霑動植信洎翔泳淳化有敷至仁無競教溢璇宮

道光金鏡五龍開運六羽昇平西雲應呂南風散絃晷  
符羲日蔭廣堯天賁園旌士焚林藎賢濬明上格財成  
下濟問寢承親在原申悌戒盈茅宇蠲奢土砌衢室裡  
宗雲門饗帝以聖承聖資明嗣明禮崇殷夏樂盛咸英  
時和俗泰天平地成永同文軌長垂頌聲德動乾符威  
清地紀澄氛穢穴埽沴濛汜推轂六師坐知千里亭毒  
寰縣瑩鏡圖史霜戟林聳月旗雲亘疊鼓蕭闌鳴茄松  
磴追涼水殿避暑山楹霞翻浪井樹響層城務簡通三



神凝得一玄池肆賞青丘佇逸訪道順風養真乘日拜  
牧襄野尊師石室無事無為爰遊爰豫骨域延想汾川  
滌慮儀鳳巢阿飛鱗在馭火林歸朔燭鄉移曙所冀元  
壽齊年紫皇遽脫屣於宸極奄乘雲於帝鄉亘天維而  
落構匝日寓而沈光恭惟聖烈實鏤微衷敬因彤管載  
撰元功業彌遙而道彌著時益遠而聲益隆播二儀而  
不極橫四海而焉窮 徐彥伯中宗哀策文曰少典之  
子重華之孫珠聯寶系海浸昌源鳳鳥鳴國蛟龍守門

於鑠皇朕赫應成命青靄南浮彤雲北映埽刷中寓光  
亨累聖欽若應天續戎前慶身佩星斗掌提曦鏡克明  
克類允武允文就之如日望之如雲聲中律呂辭含典  
墳道懋登庸榮膺繼體位擁青陸業移朱邱春誦夏弦  
冬詩秋禮鵬舉提象鸞飛鑿乾蘿圖已御芝璽仍傳拱  
默當宁賡歌撫絃堯親更睦媯德逾殳萬寶阜成四門  
光闢宵衣若厲道風猶尺野接翹車殿橫儒席潤洽泉  
魚恩周卉毳鞮譯騫輪要荒走幣削觚反樸寬刑薄稅

俗富京坻人忘疵癘元精備典洪範盈疇將竦華蓋遙  
封岱丘殿紫宙之阨僻追白雲之豫遊時若慕於喪妣  
道空在於委裘 王縉明皇哀策文曰天厭隋亂中原  
無主人歸唐德上帝是輔以聖易暴興文繼武義冠殷  
湯威包漢祖仰膺歷數光宅區寓惟皇得一承乾嗣五  
赫哉厥初萬物斯覩景龍之際乾儀反坤不利王室將  
開禍門呂危劉氏趙啄皇孫我獨仗劒神武斯賁上排  
閭闔俯埽軒轅不驚宗廟大造黎元為而不有禮備尊

尊乃奉睿宗爰受寶命問安視膳純孝至敬維城之年  
佐路之政一著獻兆百靈翼聖躍馬絕流水不敢競潛  
龍變海池亦呈慶有開必先興王之盛誥曰皇帝余倦  
於勤往繼丕績以順兆人辭之不可其命維新體乾之  
大法土之均臨之以日生之以春九族既睦四門既賓  
天通之聖電斷之神求賢冀簞就列縉紳謹言是聽庶  
政必親刑措兵弭威加德馴琛賁爭入來自無垠駕鼓  
斥駿焚裘棄珍風雨時若京坻相因師於上古思與還

淳然後制禮節焉作樂和焉東祠后土南郊上元齋祭  
陵廟位號山川教戰講武祈農藉田冕旒問俗旌旗幸  
邊文物蔽地英聲動天鳳巢麟擾甘露醴泉九尾三脊  
朱草飛煙繽紛効祉每歲且千道德洋溢乾坤交泰成  
功如何登封於岱才藝餘美帝王之最樂究天人乙夜  
慙對文齊日月秋風靡逮推歷正元調律平害札動雲  
落弦開葉碎揮琴陋虞教歌輕沛良辰可賞聽政方退  
鐘鼓屢陳君臣高會巍巍蕩蕩四十餘載巡省順動西

南與區命子出震繼明握圖長驅猛士累翦封狐不失  
舊物言旋上都離宮就養壽酒多娛習道久矣神仙遠  
乎 裴士淹肅宗哀策文曰高丘演慶元牝開祥寶歷  
攸重靈源自長文昭武穆累聖重光七葉增睿時惟我  
皇伊昔休應虹流電驚倚蘭養德叢桂疏榮光含玉理  
秀發珠衡辨日多悟朝雲更輕導師樂業問寢揚名三  
善克舉萬邦以貞叶契斷金觀書羣玉性與兼愛道存  
濡足詢事考言登庸受錄運符提象輝同偶燭景星耀

芒大風成曲戎羯緣間書稱猾夏轉旆秦川連兵朔野  
順時徙邑聿來岐下用翦脩蛇匪勤戎馬輯寧黎庶保  
乂宗社赫矣天府於皇樂都瑤壇饗帝璧沼崇儒進善  
求瘼明刑恤辜丹巖藏鉞綠浦捐珠功宣祀夏道洽歌  
虞物莫疵癘人用昭蘇櫟陽先惠棣華增睦冠帶麟洲  
賓延鳥服招諫懸鼓誓師推轂禮備樂和遠安邇肅思  
猶覆燾義涵亭毒露臺愛費茅宇蠲奢北薦春寶南收  
若華卿雲聳蓋滴露垂葩韶秀同穎階榮指邪滌慮高

居凝神下濟遠探仙訣深入真諦穆穆頌聲溫溫愷悌

榮鍾三古牢籠八裔令狐楚憲宗哀策文曰配天惟

唐伊祁同光應道為帝玄元之系聖人有作孝子善繼

顯赫十朝總齊四裔執其大象司彼左契武烈誕敷文

明下濟出潛離隱或躍未融親則磐石封殊翦桐承桃

黃屋主鬯青宮禮樂盡在謳謌薦至軒皇倦勤傳付神

器太母侍養親臨寶位怡聲下色先意承志家令敢言

天子屏貴明明出震業業承乾其仁如山其智如泉理



析堅白學探幽潛揮毫霧動揆藻霞鮮所持者儉所寶  
者賢刑靡不省賞無不延冕旒迎日珪璧祈年涕謁宗  
廟臣朝昊天縱神聖日躋孝敬鴻名再加寶歷一定  
窮人屢賑名士交聘獸愛觸邪草憐指佞梯航修貢鱗  
羽遂性河色呈符山聲告慶編書辨謗創殿思政甘節  
必稱苦言終聽稜威之遠德政之盛霜雪憲章雷風號  
令夏臺齒劒上黨納弔趙際宅心鄴中聽命誰能去兵  
王者有征玉壘霧廓金陵鏡清狐鳴上蔡蟻聚東平伏

鎖就戮迴戈受烹始以止殺歸於好生恢恢不失蕩蕩  
難名信及隱微道存溥博走馬斯郤昆蟲咸若調其玉  
燭徇以木鐸混同車書遠頒正朔範金合土大興太學  
清蹕鳴鑾將登高嶽四維既張五刃已藏蠻夸戎羌敢  
不來王天下清淨朝廷樂康會冠劔以高宴戲魚龍於  
廣場有嚴有翼無怠無荒俗皆臻於壽域人自謂於義  
皇日出入兮安窮極雲飛揚兮無處所瑞方瞻乎鳳來  
災忽聞於鸛語謂百年之可卜嗟九齡之不與當凝旒

而下臨奄脫屣以輕舉封人猶祝於南山帝子已號於  
北渚神行無方乾健不息物皆被於聖澤人自迷於帝  
力巍乎高代之行至矣動天之德後玄壤以長存冠蒼  
穹而罔極 宋韓琦仁宗哀策文曰惟宋受命與天無  
疆藝祖以武底寧四方太宗以文萬邦一王真廟紹隆  
赫然其光逮夫仁宗益熾而昌厥生之初上帝惟祐天  
日之表振古未覩色出珪璋步嚴龍虎其俾真人來綏  
下土元良之建七鬯是主寢門之問惕若文武嗣訓之

循纂承丕緒左右獻言以蒙自處大運歸乾獨化陶甄  
進良黜姦始章聖權其仁如天其度如淵其仁伊何得  
之自然草秀而茁蟲飛而翔尚不忍傷况吾民焉惠澤  
之霈滂洋幅員物無不滋四十二年猗如天兮化功則  
全其度伊何汪然莫際巨細必容默分誠偽臣在言職  
不知諱忌時肆詆訐衆嫉狂易聖心怡然曰此忠義是  
也吾從過焉何戾猗如淵兮是能致治明慎庶獄極於  
哀矜惟法所在未嘗妄刑郡邑之吏責之詳平一失入

罪無階顯榮尊為天子以儉為貴崇尚清虛屏斥紛麗  
向緣不憚輔臣入視殿幄蕭然茵衾故敝率用繒素了  
無文綺衆曰驚嗟上曰何喟吾之受用素止如此是民  
膏血烏敢妄費恭事天地孝承祖宗九見圓丘再祗合  
宮大祫於廟親藉於東服器精備粢盛潔豐小次不御  
秉圭顙顙何必戶曉民胥偃風取士之路務在至公十  
二臨軒策之必躬雋髦盡得巖穴幾空有將有相曰功  
曰庸眇視三代吾其比崇北胡之強西夏之獫時欲跳

梁恣其貪嗜吾以威懷折其凶銳兩皆搖尾從我羈餌  
百蠻梯航琛賁日至禮樂具修干戈不試夫惟立嗣天  
下之基前世令王或牽以私事不前定濱於亂危我出  
獨斷挺然不疑求賢於宗唯聖是知神器之重其傳有  
歸廟社以安生靈以嬉迹其大公堯舜之為昔在人上  
必有偏好或樂馳逐或喜征討或務宴游或專營造或  
邇聲色或泥丹竈碁弈之工擊拂之妙有一於此下從  
而效噫吾仁宗澹無所樂曰吾好者在勤政道日必盥

是惟先之紹聞時弄翰或隸或草聖帚之埽千奇萬巧  
去冬之暮清燕之間再闢天閣詔呼從官親作飛白侍  
臣縱觀心合造化生成筆端書幅踰百大均寵頒退坐  
羣玉行觴盡歡嗚呼秦漢而下御邦子民寔越三紀纔  
聞數君其間治亂以相駁否亨之不醇如仁宗享國之  
久而始終太平兮彼安敢望吾之清塵生而無窮者厚  
載健而不息者高旻惟至仁盛德與高厚之俱隆兮萬  
世巍然而不泯

原謚策齊謝朓明皇帝謚策文曰仰惟早棄萬邦聖列  
方遠式遵帝世俾壺鴻猷咸以為無名以化則言繁莫  
宣其道有來斯應則影響庶圖其功所以永言配命寄  
心宗極光昭令德允樹風聲伏惟合信四時齊光日月  
創保大於登庸通機神於受命因時以惕藉九萬而輕  
舉天保既定運四海而高臨及開物成務重維國紐風  
行草偃化往如神左賢右戚內樂外禮輯五材以教民  
申三驅而在宥用能盛德殷薦美善斯畢皇矣之業既



孚蒸哉之道咸備景化方遠厭世在天龜筮告期遠日  
無改仰則前王俯詢百辟累德稱睿允極鴻名 增唐  
權德輿德宗謚策文曰伏惟德合天地作人父母纂承  
光明建用皇極服藝祖神宗之大烈有乾乾翼翼之至  
敬敷佑迪哲尊嚴懿恭燭明四極發育萬物濯沐乎仁  
澤澄清乎理本洎時有祲沴變生京輶省方展義弘陰  
隲之功整旅致誅申震耀之令氛祲滅息侯王軌道不  
冒持載鏡清砥平然後明禋祀萬靈以接翕受敷施

九德咸事含弘亭毒以致其和博采虛受以通其志政  
刑有箴宸宸有銘煥乎文明之化成也因時創節象卦  
設樂薰然中和之被物也去薇號而約已正廟祧而尊  
祖九譯通道萬方來庭賓旅焯乎勲籍夷歌陳於樂府  
霜露所墜車書大同順氣旁達天休滋至慶霄輪囷德  
水清澈三辰秉陽以宣耀百嘉麗地而交感飛走呈祥  
肖翹遂性在宥天下二十有七年夫文思光被陶唐之  
盛也懃懃忠利虞帝之教也疊疊穆穆周文之業也聰

明神武漢祖之烈也窮古先之大律極帝者之上儀方  
將扈升介丘待檢玉牒奄遺天命永棄多方顧惟沖昧  
懼忝孫謀君父有命付茲神器虔恭貽訓感慕滋深今  
因山既建同軌畢至考稱天之禮稽節惠之法式導古  
義敢薦大名 李珣文宗謚策文曰德升上玄功定內  
難百辟勸進萬姓樂推洎順人推運嗣統立極凝旒建  
大中之道執契弘無為之化聰明天縱孝敬日新翼翼  
承九廟之祭蒸蒸奉三宮之養以文思光赤縣以武德

澄滄海慈儉厚下端莊肅物達聰無不察黠續若不知  
成湯之六事罔憊大禹之九功咸序每宰臣伏奏卿士  
宴見論道何啻於日旰恤刑已至於歲減大辟諫路深  
排倖門危言激訐惟理是聽匪唯納之而又賞之密戚  
貴寵惟法是訓匪惟戒之而又繩之禎符秘瑞王者之  
所寶郡國承詔寢而不揚鴻名徽號列聖之所重臣寮  
抗疏約而不受興起儒術脩明祀事刻經誥於琬琰真  
宗廟之琮璜雞鳴而起孜孜於衆善日入而息矻矻於

群書敦叙九族厚戚藩之恩協和萬邦惇戎狄之信至  
公不私於天性體道必從乎人欲應變懸解知機如神  
日者數逢倣擾星有謫見克已脩德側身勵政和人心  
以保乂謹天戒而來祥旌別淑慝澄清品流一物失所  
必形於睟容百姓未康每勞於聖慮聽政餘力游藝緣  
情探二南之風雅窮六義之教化汾水著韻柏梁變體  
腴雋人口馨香國風至於出宮人放鷺鳥大官節重咏  
之膳外府減任土之貢日月臨照天地含弘肖翹蠢蠕

樂生遂性稽帝王之能事鄙封禪之虛美超邁三五度  
越聖賢繇是四夸八蠻罔不庭九州六合罔不順在宥  
天下十有五年於戲身居九重心遍萬寓日用憂濟時  
臻治平形悴神勞至於大漸夫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  
表採鴻生鉅儒之議從公卿庶尹之請考彼古道易茲  
大名對越昊穹式揚徽烈 元袁桷英宗謚策文曰伏  
以瑤圖纘緒神已御於鼎湖玉冊揚休禮宜陞於太室  
悼降年之不永儼立政以如新爰述徽猷以傳信史欽

惟皇帝文明天縱剛健日嚴辨奸邪於嗣位之初彤庭  
祇畏廣儀注於熙朝之際清廟肅雖絕封勅以杜儉人  
申憲章以勵多士罰茲無赦令必惟行君臨三載而有  
成知周萬物而莫隱豈運逢艱否大命靡終然號謹追  
崇尊名是著伏惟炳靈有赫歆格無違祔於新宮以妥  
以宜 劉賡睿宗謚策文曰伏以詣泰壇而請命有稱  
天以誅之文薦清廟而致嚴蓋若昔相承之典剛辰爰  
卜遺美載揚欽惟睿宗孝友溫恭聰明濬哲屬我家肇

造於朔土佐聖祖遙征於四方逮天討之奉行致皇威  
之遠暢金源假兩河之息天水渝通好之盟遂移秦隴  
之師粵有褒斜之舉既平南鄭順流而東再涉襄江自  
天而下乃眷三峰之捷實開萬世之基唇既亡而齒則  
寒號可伐而虞不臘適英文之違豫圖中夏之底寧毋  
作神羞請以身代爰俟金滕之啓已知寶祚之歸迪我  
後人紹茲明命徽稱顯號雖已擬諸形容玉檢金泥尚  
未遑於潤色伏惟端臨宸座誕受鴻名億萬斯年永錫



繁祉 王構世祖謚策文曰臣聞繼志述事非篤孝無以盡其誠表行誅功非定謚無以稱其實肆邦彝之具

舉維天道之協從欽惟先皇帝膺籙受圖體元立統蚤從藩邸茂著徽稱為治之基有常經國之略則遠役用衆智獨斷於衷總攬萬幾如指諸掌內朝廷外侯牧等威迭降罔不適中先教化後刑名本末相循亦皆有序在御迨踰於三紀推尊合冠於百王若夫惠及困窮恩加降附慎終如始每存好仁之心保小以仁特示包荒

之量擴盛猷之鴻苞沛膏澤之醇醲方其泰運漸亨戢  
濟多難離網復綴混一四方傳檄而氛祲開渙號而方  
維定乾旋坤轉不足以喻其機雷厲風飛不足以比其  
捷至於嘉言博采惟典謨訓誥是師諸藝畢延盡陰陽  
圖緯之學考音律以創字畫參古今以制禮儀振耀威  
靈肅陳兵衛白旄黃鉞持則親巡犀甲雕弧止於不用  
其聖德弗可及已神功茂以尚焉蓋文之所加者深武  
之所服者大是用升崇吉祔揆卜剛辰伏惟睿靈俯垂

昭鑒思皇多祐錫羨無疆 張士觀成宗謚策文曰臣

聞稱天以誅表名實之至公法日而名庶形容之可擬  
維帝王之有謚蓋今古之彝章欽惟皇帝稟上哲之資  
撫重熙之運當裕考龍升之後承世皇燕翼之謀武威  
肅鎮於遐荒文德誕敷於華夏業業謹盈成之戒愉愉  
盡孝敬之誠罷勤遠之兵邊釁弭而苗頑格遣直指之  
使皇澤宣而民瘼除九族形敦睦之風萬國洽隆平之  
治爰酌奉常之義用昭告祔之文伏惟睿靈在天孚鑒

逮下茂膺典冊錫羨邦家

又仁宗謚策文曰臣聞觀

其謚而知其行著王者之丕稱禋於廟而誅於郊實邦  
家之彝典維天地之大莫能擬議而臣子之情宜極形  
容爰體至公式揚景鑠欽惟皇帝聰明冠古勇智自天  
初大德之陟遐生內釁於不測乃從潛邸獨運聖謨正  
神器於幾危定乾維而重構豐功盛烈奮立一時偉望  
英聲揚溢四海尋被武皇之歷試納於大麓以弗迷由  
母弟之懿親膺元良之重寄取法裕廟主鬯之道隆奉

養東朝因心之孝至及嗣歷服益見猷為月恒日升廓  
昭代文明之治海涵春煦推聖人博愛之仁至於敦勸  
農桑不嗜田獵每覆奏於庶獄必惻怛於宸衷肇設制  
科以待天下之士特旌死節以勵天下之忠臨御十年  
始終一德身衛斯文而不倦人由其道而莫知克謹持  
盈諒多遺美屬升宗於吉祔用祗薦於鴻名上以慰在  
天之靈下以協造庭之請 虞集明宗謚策文曰臣聞  
統必有宗生當得以致其讓廟必有主歿思所以尊其

名稽古考文宜先錫誅欽惟先皇帝夙秉勇智惟時元  
良體傳次之成言避謳歌而遜出雖身居絕域多歷於  
歲年而義動遠人樂為之先後德威孔著未堪大業之  
艱貞事變匪常猶閔生靈而慎動庶來蘇於僕戴爰戡  
定以奉迎已謹清宮俄虛黃屋臣民寡祐永遺惠澤之  
敷施天日有臨尚想神明之如在禮嚴升祔誠備顯揚  
伏冀睿慈俯回歆假克綏丕祚垂裕無疆

明

闕撰人  
姓名

太祖謚策文曰臣聞俊德贊堯重華美舜禹湯文武列

聖相承功德兼隆咸膺顯號欽惟皇考統天肇運奮自  
布衣禮樂文章垂憲萬世德合乾坤明同日月功超千  
古道冠百王伏惟聖靈陟降陰騭下民覆燾無極與天  
常存

又闕撰人姓名

成祖謚策文曰臣聞聖神之德如天

地之化至妙莫測至大難名然皇有義軒之稱帝有堯  
舜之號皆本謨烈表於萬年恭惟皇考體天之心弘天  
之道具大而能化之聖存妙不可知之神統理萬邦仁  
育庶類並乾坤之發育同日月之照臨廣大而高明剛

健而不息揚神武以靖亂宣文教以興治篤繼志述事  
之孝兼創業守成之績典章之備集百王之成朝貢之  
臻極八紘之遠道泰時康於茲二紀隆功盛德宜薦尊  
稱伏惟聖靈在天昭明有赫垂裕後嗣咸被家國於萬  
萬世與天無極 又 闕撰人 姓名 仁宗謚策文曰臣聞名以

表實號以昭行惟古聖神道德之盛不可名言而伏羲  
神農黃帝堯舜皆因治化之隆必崇顯大之號恭惟皇  
考躬上聖之資蘊太和之德剛健中正廣大仁明久正



儲闡嗣履帝位欽若天道憲章祖宗誠孝通於神明皇  
恩被於普率丕顯文化一新德政如陽春之施如日月  
之行哀矜庶獄民用不犯敬脩武事不厲而威外順內  
安邦以寧謐天下歸戴如慈父母聖德神化宜薦尊號  
伏惟聖靈在天昭鑒於下佑我子孫爰暨黎庶億萬萬  
年永隆洪祚

增碑明宋訥歷代帝王廟碑曰兩儀判而人極立大統  
建而君道明粵自上古神聖繼作代天理物以開萬世

太平之治故天地以之而位四時以之而序萬物以之而育大經大本以之而立盛德相繼傳至於今欽惟聖天子受天明命肇脩人紀以建民極纘皇帝王之正統衍億萬年之洪基稽古定制作廟京邑以祀歷代帝王重一統也謹拜手稽首言曰維帝王功德於昭于天宜有清廟以宅神展敬歷世以來祀典斯闕三皇五帝祭於四類僅見於周而堯舜禹湯發迹肇基及所經歷之地或有祠焉遣使致祭後世有之至於合廟京國歲脩

享禮古未之聞皇上定鼎江左治功既成神人洽和禮樂明備凡朝祀之瀆禮不經諂祀非法者一切去之正名定統肇自三皇繼功相比德相侔列像於庭金玉其相袞冕焜煌聚精會神咸宅於茲每歲春秋二仲諏日誓士上御宸極制命大臣齋明承祀邊豆靜嘉粢盛豐潔告充告碩神格洋洋所以推惟本始式昭曠典者至矣其三年則命官奉香幣詣陵寢具儀物以時致享又以昭聖顯靈而示不忘也嗚呼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

靖亂也康濟天下阜成兆民而登之仁壽之域者皆以奉若天道而已是故前乎三代之官天下者天也後乎三代之家天下者亦天也皇帝王之繼作漢唐宋之迭興以至於元皆然混一寰宇紹正大統以承天休而為民極右之叙之不亦宜乎秦晉及隋視其功德不能無媿故黜而不與是可見皇上敦名實重理道崇德報功大公至正之心直足以度越百皇垂憲來世永永無數謹為銘曰惟皇作極克配天地丕昭盛化以正大位皇

道而皇帝道而帝歷夏商周三王迭繼熙熙皞皞同底

於治於赫漢祖寬而有制光武奮興炎靈用熾唐興晉  
陽遂有神器太宗重光力行仁義明明有宗其德克類  
暨於元氏而亦用乂豐功茂德後先輝賁翼翼斯宮有  
恤而閔貌像既嚴皇靈斯蒞享祀苾芬儀文孔備陟降  
在庭神之攸暨祚我皇明以克永世 原後魏溫子昇  
舜廟碑曰懷山不已龍門未闢大道御世天下為公感  
夢長人明駮仄陋釐降二女結友九男執耜歷山耕夫

所以讓畔施畧雷澤漁父於是讓川亦既登庸以之納  
麓九官咸事百揆時叙有大功於當世集歷數而在躬  
受文祖之命致昭華之玉班五瑞於群后禋六宗於上  
玄舞干戚而遠夸賓棄金縢而幽靈應青雲浮洛榮光  
塞河符瑞必臻休祥咸萃以君人之大德為帝王之稱  
首陟方之駕遂往蒼梧之寔不歸爰自先民實存舊廟  
既緝葯房遂鎮瑶席龍駕帝服葢依稀於慕舜交鼓絙  
瑟寶髣髴於聞韶其辭曰虹氣降靈姚墟誕聖樹陰未

徙帝圖已定乃賓四門以齊七政天眷功高民歸德盛  
治旣蕩蕩化亦巍巍南風在詠西環有歸嶷山永逝湘  
水長違靈宮肅肅神館微微 增元鄧文原禹廟碑曰  
淝河之東有山鬱蒼鎮於南土夸視崇岡昔帝會同圭  
壁斯皇翩其颺馭若帝陟方若彼橋山弓劒是藏維足  
橫流潰潰懷襄燥川靜谷成賦定疆帝躬菲惡俾民樂  
康鑄鼎象列謨訓範防功加九有道尊百王世嚴秩祀  
登薦肅將牧臣有惕顧視榛荒乃堂乃構邃宇周墻吉

蠲來享雲旆龍章繫帝贊育時厥雨暘物消疵癘歲詠  
茨梁永佑皇圖儲慶發祥即山勒銘德遠彌光 崔融  
啓母廟碑曰窮聖神備道德滋萌元氣開闢太初此乃  
天皇氏之所以應乎天也依土地明神靈駕六羽而上  
騰度九州而下濟斯乃人皇氏之所以應乎人也造書  
契教畋漁合五緯而節四時登九天而類萬物斯羲皇  
氏之所以制人法也務播植該變通嘗藥以救兆人聚  
貨而交天下斯神農氏之所以興人利也振夔鼓載龍



旂天則玄女授符帝則黃神降斗此則軒轅氏之所以  
除人害也 原後漢班固高祖泗水亭碑曰皇皇炎漢

兆自沛豐乾降著符精感赤龍承魁流裔襲唐末風寸  
木尺土無竢斯亭建號宣基維以沛公揚威斬蛇金精  
摧傷涉關凌灞受爵漢中勒兵陳東劉禽三秦陳張畫  
策蕭勃翼終出爵褒賢列土封功炎火之德彌光以明  
源清流潔本盛末弘序將十八贊述股肱休勲顯祚永  
永無疆於皇舊亭留嗣是承天之福祐萬年是興 蔡

邕光武濟陽宮碑曰王室中微哀平短祚姦臣王莽偷  
有神器十有八年罪盈惡熟天人致誅帝乃龍見白水  
淵躍昆滄破前隊之衆殄二公之師收兵略地經營河  
朔於是群公諸將據河洛之文協符瑞之徵僉曰歷數  
在帝踐阼允宜乃以建武元年六月即位于鄴縣之陽  
五成之陌祀漢配天罔失舊物享國三十有三年方內  
乂安蠻夸率服巡狩泰山禪梁父皇代之遐迹帝者之  
上儀罔不畢舉道德餘慶延於無窮先民有言曰樂樂

其所自生而禮不忘其本是以虞稱媯汭姬姜周原皇  
天乃眷神宮實始於此厥路藐哉所謂神麗顯融越不  
可尚小臣河尹瑋來在濟陽願見神宮追惟桑梓褒述  
之義用敢作頌其辭曰赫赫炎天爰曜其暉篤生聖皇  
貳漢之微稽虔虔則誕育靈姿黃籙作慝纂握天機帝  
赫斯怒爰整其師應期潛見扶陽而飛禍亂克定群兇  
殄夸匡復帝載萬國以綏廵於四岳展義省方登封降  
禪升於中皇爰茲初基天命孔彰子子孫孫保之無疆

增明陳經邦世宗神功聖德碑曰粵自生民以來歷

選群辟統有全宇惟三五功德烺烺炳炳照竹帛而垂  
霄壤迄今可知已嗣是英君間作或以勲名顯或以德  
文著罕覩其兼即兼焉亦卑而鮮隆駁而寡粹竟不能  
與上世者方軌而馳則信乎聖王之難也惟天純祐我  
有明篤生神聖昌中興之運惟我世宗肅皇帝起自藩  
服應運握符恢帝緒拓皇圖緯經陰陽闔闢天地至道  
淵博駿烈紛綸即能言之士莫克躬稱殫述矣臣叨被

眷遇侍陞戟贊帷幄日久竊伏覩帝之聖神天縱之也  
中正純粹乃位天德仁明而武衆善備焉故其攬萬幾  
也事成於獨斷議定於立決鑒九朝之失凡厥積蠹宿  
弊為天下患者芟夸挾剔靡有遺伏睿謨坐制萬里北  
顧而邊塵淨南伐而海波謐即孔稱魏乎之功書頌承  
哉之烈不足多矣迺若宅心純穆典學緝熙左右陟降  
叅九元之上祁寒暑雨屬奧渫之下永年至孝實通神  
明而敬一聖學直溯唐虞心法於數千載而與之冥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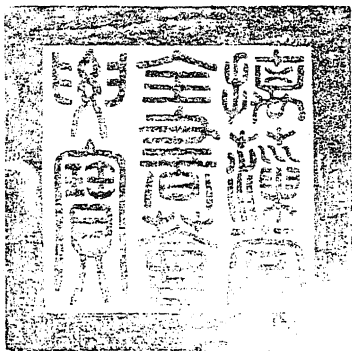
由斯以談帝德則又磅礴乎兼容并包渾淪乎參天貳地即諸書所稱曰廣運曰丕顯者何以加焉用是登我道化保世滋大者四十五年於茲而遺聲餘烈將億萬世是賴愛凌超絕振古耀今蓋自三五而降功德并茂未有及我肅皇帝者也猗與盛哉臣不自量竊援古義勉極模擬少述聖美於萬分之一謹拜手稽首作辭曰天眷我明聖主乃生於戲世宗既聖既神鳳翔郢都龍興漢水邇踐王猷遐追帝軌晉明出地乾健純天學包

伊洛理析幽玄訐謨宏深睿思橫溢文武弛張神行莫測先朝委柄下弄天綱世宗曰嗟亟正我邦大業在子予敢不慎銳意中興登於嘉靖神凝治道恭默以思講筵朝御書幄宵垂維敬維一聖學之基作箴自省千聖是師孝大尊親禮嚴事父曠典肇新鴻儀聿舉慈宸上仙經天悼慕迨彼純山六飛躬赴深知稼穡小人之依大田歲藉方社時祈一精格帝五氣循期沴弭封滌和莒濯枝幾務獨親威權由已賞不棄遐刑不阿邇如日

之照如風之行端居龍見淵嘿雷聲邊塵暫警羽檄孔  
棘赫然一怒踪潛喙息蠢茲島夸毒我東南天戈一指  
莫我敢當泮水陳俘我亭虛埃魚服橐弓虎皮卷胄台  
階以正皇路以平上恬下熙時靡有爭凡此神功越此  
聖德蕩蕩巍巍濯濯赫赫萬世承流首正仰則穹壤悠  
悠視此貞石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貢生臣李鍾淑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十四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四百九十二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十四

帝王部五

帝王總裁

帝王總裁

論文

東晉書  
論原魏王粲難鍾荀太平論曰聖莫盛於堯而洪水方

割丹朱淫虐四族凶佞矣帝舜因之而三苗叛戾矣禹  
又因而防風為戮矣此三聖古之所大稱也繼踵相承  
且二百年而刑罰未嘗一世而乏也然則此三聖能平

三聖能平則何世能致之乎孔子稱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不移者丹朱四凶三苗之謂也當紂之世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周公遷殷頑民於洛邑其下愚之人必有之矣周公之於三聖不能踰也三聖有所不化矣有所不移矣周公之不能化殷之頑民所可知也苟不可移必或犯罪罪而弗刑是失所也犯而刑之刑不可錯矣孟軻有言盡信書不如無書有大而言之者刑錯之屬也豈億兆之民歷數十年而無一人犯罪一物失

所哉謂之無者盡信書之謂也 曹冏六代論曰昔者

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兼并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率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

浸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  
姬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  
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至於王赧降為庶人猶枝  
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  
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  
曠日若彼用力若此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漢祖奮  
三尺之劒騁烏合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已  
來其興功立勲未有若漢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為

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  
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  
不易心者徒以東牟朱虛受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  
外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再傳非  
劉氏有也大魏之興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  
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跡子弟王空虛之地君亡使  
民之失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  
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

安社稷為萬世之業也 增宋蘇轍夏論曰聖人之道

苟可安天下不求為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後  
世以為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授之其子孫此以好異  
期聖人也夫聖人之於天下不從其所安而為之而求  
異夫天下之人何其用心之淺耶昔者湯有伊尹武王  
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  
可以為天下而湯不以予其臣武王不以予其弟誠以  
為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則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



為異也而天下之人何獨疑夫禹哉天下之人不能皆  
賢而有異人焉為異而震之則天下皆將喜其名而失  
其真故夫堯舜之傳賢者是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  
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肯傳之舜舜肯傳之  
禹以為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  
益為不足受也使天下復有禹予知禹之不以天下授  
之矣何者啟足以為天下故也啟為天下而益為之佐  
是益不失為伊尹周公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聖人之

不喜異也如此

蘇轍商論曰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

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

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  
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彊  
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  
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  
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  
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  
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  
止蓋物之彊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

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彊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不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 原魏

高貴鄉公少康漢高祖論曰上問荀顗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殄滅少康收輯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龍馭芟夷秦項考其功德誰宜為先顗等曰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為中興與漢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為優上曰少康生於滅亡之後降為諸侯之隸能布其德而兆有其謀卒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

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勲漢祖因土崩之  
勢收一時之權為人子則數危其親為人君則但除苛  
禁為人父則不能衛子身歿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  
易地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  
而下漢祖也 後漢孔融周武王漢高祖論曰周武王  
從后稷以來至其身相承積五十世俱有魚鳥之瑞至  
高祖一身修德瑞遽有四呂公望形而薦女呂后見雲  
知其處白蛇分神母哭西入關五星聚又武王伐紂斬

而刺之高祖入秦赦子嬰而遣之是寬裕又不如高祖也魏文帝周成漢昭論曰或方周成王體上聖之休氣稟賢妣之高成而下昭余以為周成王體上聖之休氣稟賢妣之貽誨周召為保傅呂尚為太師口能言則行人稱辭足能履則相者導儀目厭威容之美耳飽仁義之聲所謂沈漬玄流而沐浴清風者矣猶有咎悔聆二叔之謗使周公東遷皇天赫怒顯明厥咎猶啟諸金縢稽諸國史然後乃悟不亮周公之聖德而信金縢之教言豈不暗

哉夫孝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養惟蓋主相則桀光體  
不承聖化不胎育保無仁孝之質佐無隆平之治所謂  
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然而德與性成行與體  
并年在二七早智夙達發燕書之詐亮霍光之誠豈將  
有啟金縢信國史而後乃悟哉使夫昭成均平而立易  
世而化質臣而治換樂而歌則漢不獨少周不獨多也  
魏丁儀周成漢昭論曰成王昭帝俱以襁褓之幼託  
於冢宰流言讒興此其艱險相似者也夫以發金縢然

後垂泣與計日力便覺詐書明之遲速既有差矣且叔父兄子非相嫌之處異姓君臣非相信之地霍光懼人謗而不出周公賴天變而得入推此數者齊本而論末計重而況輕漢昭之優周成甚明者也成王秀而獲實其美在終昭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而論二主余與夫始者 增宋蘇洵六國論曰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



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  
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  
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  
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  
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古人云以地事秦猶  
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  
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不  
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

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

蘇轍六國論曰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  
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  
免於滅亡常為之深思遠慮以為必有可以自安之計  
盖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  
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  
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  
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  
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

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彊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

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為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為哉 原漢賈誼過秦論曰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

戰之具外連衡而關諸侯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  
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縱締交相與  
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  
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  
縱離橫兼韓魏燕楚宋衛中山之衆嘗以什倍之地百  
萬之師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  
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天下諸侯已困矣及至秦  
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

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  
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  
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  
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然後踐華  
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  
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  
始皇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  
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瓮牖繩樞之子

眊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率罷散之卒  
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山東豪俊蜂起而亡秦族矣而  
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  
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  
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  
家峭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  
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魏曹植漢二祖  
優劣論曰客有問余曰夫漢二帝高祖光武俱為受命



撥亂之君此時事之難易論其人之優劣孰者為先余  
應之曰昔漢之初興高祖因暴秦而起遂誅強楚光有  
天下功齊湯武業流後嗣誠帝王之元勲人君之盛事  
也然而名不繼德行不純道身沒之後崩亡之際果令  
凶婦肆醜酷之心嬖妾被人豕之刑亡趙幽囚禍殃骨  
肉諸呂專權社稷幾移凡此諸事豈非高祖寡計淺慮  
以致然彼之雄才大略倣儻之節信當世至豪健壯傑  
士也又其梟將畫臣皆古今之鮮有歷世之希覩彼能

任其才而用之聽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有帝位流巨  
勲而遺元功也世祖體乾靈之休德稟貞和之純精通  
黃中之妙理韜亞聖之懿才其為德也聰達而多識仁  
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樂施而愛人值陽九無妄之世  
遭炎光厄會之運殷爾雷發赫赫神舉用武略以攘暴  
興義兵以埽殘神光前驅威風先逝軍未出於南京莽  
已斃於西都夫其盪滌凶穢勦除醜類若順迅風而縱  
烈火曬白日而埽朝雲也爾乃廟勝而後動衆計定而

後行師故攻無不陷之壘戰無奔北之卒是以羣下欣  
欣歸心聖德宣仁以和衆邁德以來遠故實融聞聲而  
影附馬援一見而歎息股肱有濟濟之美元首有穆穆  
之容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稱高尚純朴有羲皇之素謙  
虛納下有吐握之勞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乃規弘迹  
而造皇極創帝道而立德基是以計功而業殊比隆則  
事異旌德則靡愆言行則無穢量力則勢微論輔則力  
劣卒能握乾圖之休徵應五百之顯期立不刊之遐迹

建不朽之元功金石播其休烈詩書載其勲懿故曰光武其優也 增宋曾肇漢文帝論曰予嘗謂治天下本於躬化而觀漢文帝躬行節儉以德化民宜其有以振起衰俗而賈誼以謂殘賊公行莫之禁止其說以背本趨末者為天下大殘淫侈之俗為天下之大賊則當時風俗可謂敝矣豈所謂躬化者果無益於治哉蓋文帝雖有仁心仁聞而不修先王之政故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則有不忍人之政而其政必本於理財理財之法

其定民之大方有四而任民之職有九士農工商以辨  
其名九穀草木山澤鳥獸材賄絲枲聚斂轉移以辨其  
職又為之屋粟里布夫家之征以待其不勤是故天下  
無遷徙之業無游惰之民其於生財可謂衆矣至於愛  
養萬物必以其道故罾羅網罟斧斤弓矢皆以時入而  
覆巢麇卵殺胎伐天皆為之禁取之又有其時也於是  
制禮以節其用天子都千里之畿諸侯各專百里之國  
卿士大夫至於庶人莫不有田而視其位之貴賤稱其

入之厚薄而為之法律制度數以待其冠婚賓客死喪祭祀之用者隆殺多寡各適其宜為上者謹名分以示天下而人人安於力分之內無覬覦於其外是以淫僻放侈之心不生而貧富均一海內充實無不足之患然後示之以廉恥興之以德義故民從之也輕方此之時游惰者無所容而雖有僭侈之心亦安所施於外哉教化之所以行殘賊之所以熄蓋出於是也自秦滅先王之籍而漢因之務為一切之制由天子至於庶人無復有

度量分界之限而人人去本趨末爭於僭侈高祖嘗禁  
賈人不得曳絲乘車其令卒於不行至文帝之時商賈  
富厚力過吏勢而未技游食害農者蕃庶人牆屋飾文  
繡僕妾之衣皆宗廟之奉天子之服則其俗之不善可  
知矣而文帝不知修先王之政以救其敝方其開籍田  
以勸耕者衣弋綈而斥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其意  
美矣然法度之具不行而欲以區區之一身率四海之  
衆豈非難哉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非虛言也雖然

以彼之德成之以先王之政則庶幾三代之賢主哉

唐王勃三國論曰漢自順桓之間國統屢絕奸回竊位  
閹宦滿朝士之蹈忠義履冰霜者居顯列則陷犯忤之  
誅伏閭巷則嬰黨錮之戮當是時也天下之君子埽地  
將盡雖九伊周十稷契不能振已絕之綱舉土崩之勢  
明矣向令何進納公業之言而不追董卓湓汜棄文和  
之策而不報王允則東京焚如之禍關右亂麻之屍何  
由而興哉至使乘輿蒙塵於河上天子露宿於曹陽蓋



由何公之不明賈詡之言過也於是劉岱喬瑁張超孔  
由之徒舉義兵而天下響應英雄騁其驍悍運其謀能  
海內囂然於茲大亂矣袁本初據四州之地南向爭衡  
劉景升擁十萬之師坐觀成敗區區公路欲居列郡之  
尊瑣瑣伯珪謂保易京之業瓚既窘斃術亦憂終譚尚  
離心琮琦失守其故何哉有大賢而不能用覩長策而  
不能施便謂力濟九區智周萬物天下可指麾而定宇  
宙可大呼而致也嗚呼悲夫余觀三國之君咸能推誠

樂士忍垢藏疾從善如不及聞諫如轉規其割裂山河  
鼎足而王宜哉孫仲謀承父兄之餘事委瑜肅之良圖  
泣周泰之瘡請呂蒙之命用能南開交趾驅五嶺之卒  
東界海隅兼百越之衆地方五千里帶甲數十萬若令  
登不早卒休以永年神器不移於暴酷則彭蠡衡陽未  
可圖也以先主之寬仁得衆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諸葛  
孔明管樂之儔左提右挈以取天下庶幾有濟矣然而  
喪師失律敗不旋踵奔波謙瓚之間羈旅袁曹之手豈

拙於用武將遇非常敵乎然備數困敗而意不折終能  
大啟西土者其惟雅量最優乎武侯既歿劉禪舉而棄  
之乃知德之不修棧道靈關不足恃也魏武用兵髣髴  
孫吳臨敵制奇鮮有喪敗振威烈而清中夏挾天子以  
令諸侯信超然之雄傑矣而弊於褊刻失於猜詐孔融  
荀彧終罹其災孝先季珪卒不能免愚知操之不能懷  
柔巴蜀砥定東南必然之理也文帝富於春秋光膺禪  
讓臨朝恭儉博覽墳籍文質彬彬庶幾君子者矣不能

恢崇萬代之業利建七百之基骨肉齊於匹夫衡樞委  
乎他姓遠求珠翠廢禮諒闇之中近抱辛毗取笑婦人  
之口明帝嗣位繼以奢淫征夫困於兵革人力殫於臺  
榭高貴鄉公明決有餘而深沉不足其雄才大略經緯  
遠圖求之數君并無取焉山陽公之墳土未乾陳留王  
之賓館已啟天之報施何其速哉 朱敬則魏武帝論  
曰皇漢失圖網漏讒慝賊臣承間搖蕩宸居於是九州  
幅裂四海橫流釋位勤王天下雲集曹公明銳權略神

變不窮兵折而意不衰在危而聽不惑臨事決機舉無  
遺悔近古以來未之有也雖復名微衆寡地小力窮官  
渡受圍濮陽戰屈然天下精明之士拓落之材趨若百  
川之宗巨海遊塵之集高微故有荀彧郭嘉邢顗程昱  
賈詡朱雲等或斂風長感或一見盡懽然後覽英雄之  
心騁熊羆之勇挾天子以崇大順扶幼主而顯至公旌  
賁忠良芟夷叛逆神道輔德百姓與能武功赫然霸業  
成矣救弊即可仁則未知荀文若首預經綸提挈草昧

清神昭乎物表妙識出乎機先造我魏邦繫其是賴一言不合五毒將施無詞寄文空器見志可不劇哉加以孔文舉與道翱翔盡忠漢室崔季珪天骨高爽志在扶傾豈大盜之所安也嗚呼欲盜之子見錦而不見人弭謗之君尤人而不尤已豈知羣鷗不下衆雀遙驚者乎昔周武之澤及昆蟲不能感食薇之士漢高之功濟草木未能屈歌芝之賢猶且遂其孤貞容其怨讟况功未半古德異樂推遭神器之流離問寶鼎之輕重欲使庶

人不議寧可得乎楊德祖才雖清秀志非遠圖託事行  
誅死非其罪司馬懿雄才大度勇而有謀審其狼顧知  
而不剪故知忌小怨而忘遠圖料目前而忽身後豈所  
謂旁求哲人俾輔後嗣者哉或問曰天厭漢德海內分  
崩三雄鼎立俱受眷命乃至控御豪傑削平區宇英圖  
遠算何者為先君子曰孫仲謀藉父兄之資負江海之  
固未敢爭盟上國競鹿中原自守末餘何足言也蜀先  
主抱英濟之器無角逐之材遠竄荆蠻畏曹公神武奄

有庸蜀乘劉璋之政衰國小人夷風頽俗陋山川險澀  
異嶠函之奧區江漢通流殊河洛之朝市豈得抗衡中  
夏齊足當途乎且夫度德而處量力而行劉備豈薄先  
王之舊居輕齊魯之故俗若泰伯之適吳越孔子之入  
九夷哉蓋不得已也是知才雄者地廣國大者兵強地  
既由才才寧可易也 宋蘇軾魏武帝論曰魏武長於  
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  
為而至於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



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  
不取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  
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  
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  
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且夫劉備  
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  
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  
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

其難特欲僥倖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於新造之蜀  
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為於孫  
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  
原晉陸機辨亡論曰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  
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  
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  
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埽清宗祊  
蒸禋皇祖於時雲興之將帶州飈起之師跨邑雖兵以

義合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  
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  
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  
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  
服而江外底定飭法修師則威德翕赫將北伐諸華誅  
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  
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  
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竒蹤襲於逸軌睿心因乎令

圖從政咨於故寔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  
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乎  
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騖異人輻輳  
猛士如林謀無遺諛舉無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  
吳而與天下爭衡矣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  
鼎峙而立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皇之樂告類上帝拱  
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鏃望颺而奮庶尹  
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

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  
內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  
輞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  
業固矣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  
家有土崩之釁厯命應化而徵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  
陳民奔於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軍未  
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發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  
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

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又辨亡論下曰

昔三方之士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掩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飭智功力薄矣其俗陋矣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深遠矣其求賢如弗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擢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

不患權之我逼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  
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  
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有巨弘於茲者矣借使中  
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  
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易曰湯武  
革命順乎天太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  
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  
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

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有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捨其參者也夫四川之崩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誇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



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  
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  
周之感矣 干寶晉紀總論曰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  
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  
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奧有如城府而能  
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採拔故賢愚咸  
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周泰於行役委以  
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

外襲王陵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已屢  
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  
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  
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機必兆淮浦  
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光前烈然後推轂鍾鄧  
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  
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  
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厚

下儉以足用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  
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  
議而獨納羊祜之策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仗王  
杜之決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湖來同掩唐  
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  
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雖太平未  
洽亦百代一時矣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擅制二  
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

而苟且之政多也夫天下者大器也器大者不可以小  
道治勢重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  
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是以感  
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魚龍之趨淵澤也  
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故衆悅其教而安  
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胸  
懷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加之朝  
寡醇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趣向失所學者

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辨而賤名檢當  
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  
邪正皆謂之俗吏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  
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為灰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  
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  
為身擇利其婦女莊櫛織紵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  
功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故皆不恥淫佚之過不  
拘妒忌之惡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天

下莫之非又况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之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 增唐太宗晉書宣帝論曰夫天下之大黎元為本邦國之貴元首為先治亂無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為憂三王以來處其憂而為樂競智力爭名利大小相吞強弱相襲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霧交飛宣皇以天挺

之姿應期佐命文以纘治武以陵威用人如在已求賢  
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  
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  
危之命觀其雄略內斷英猷外決殄公孫於百日滅孟  
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矣既而擁衆西舉  
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鬪志遺以巾幗方發憤心  
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  
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

反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怯寔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  
良將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  
之委崇華甚霍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傅可齊及明  
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  
曾無殉主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  
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夫經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輔  
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恥欺偽以成功石  
勒肆言笑姦回以定業古人有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



為惡一日聞於天下可不謂然乎雖隱過於當年終見  
嗤於後世亦猶竊鐘掩耳以衆人為不聞銳意盜金以  
市中為莫覩故知順理而舉易為力背時而動難為功  
況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  
蒼生而天未啟時寶位猶阻非可以知競不可以力爭  
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原晉干寶晉武革  
命論曰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  
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柏皇栗陸以

前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鴻荒世及以一民也  
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湯武革命應  
天人也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各因其運而得天下隨時  
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  
其終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唐太宗晉武帝論曰武皇  
承基誕應天命握圖御寓敷化弘道是以佚道代勞以  
治易亂絕縑綸之貢去雕琢之飾制奢俗以變儉約止  
澆風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採擢劉毅裴楷以質直

而見容嵇紹許奇雖仇讐而不棄仁以御物寬而得衆  
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於時民和俗靜家給民足聿  
修武用思啓封疆決神算於深衷斷雄圖於議表馬隆  
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獯虜削跡兵無血刃揚越為  
墟通近代之不通服前王之不服禎祥顯應風教肅清  
天地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為  
驕泰之心因斯以起見土地之廣謂萬葉而無虞視天  
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不知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廣

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  
欲就於升平行先迎於禍亂是猶將適越者指沙漠而  
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覓路所趨逾遠所向轉難南  
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況以新集易動  
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故賈充兇豎懷奸志而擁權  
楊駿豺狼包禍心以專輔遂至宮車晚出諒闇未周藩  
翰變親以成疎連兵竟滅其本棟梁廻忠而起偽擁衆  
各舉其威曾未數年綱紀大亂以至海內版蕩宗廟播

遷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鄉  
棄所大以資人掩其小而自託為天下笑其故何哉良  
由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且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  
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亂國不可以安也家  
亡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閑其端而世祖  
惑荀勗之奸謀迷王渾之偽策心屢移於衆口事不定  
於已圖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惠帝可廢而  
不廢終使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輕拯天下者功

之重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況乎資二世而成業延三孽以喪之所謂取輕德而捨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雖則善始於初而鮮令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慷慨焉 增唐朱敬則宋武帝論曰蓋聖人不能為時亦不能失時歷觀帝王之作未有不因人墜塗炭而得志或天下嗷嗷新主之資也是知秦有閭趙之陳漢罹莽卓之災晉由曹氏之專宋實桓玄之篡始得奮其智力救此倒懸陳浞羿之

辜問滔天之罪况劉裕天錫神勇雄略命世雷動四方  
風發竹里龍驤虎步獨決神襟長劒一呼義聲四合摧  
虐楚已成之業復遺晉久絕之基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雖古人用兵不足加也至乃網羅俊異待物知人動必  
應時役無再舉西盡庸蜀北劃大河自漢末三分東晉  
拓境未能至也 盧思道北齊興亡論曰或問主人曰  
往者魏人失御六合雲擾河朔關右剪為二國永熙西  
遁天平北巡兩朝先主分陝而霸龍戰虎爭多歷歲祀

既而水運值竭天祿永終齊室比迹於唐虞周人踵武  
於漢魏齊有五帝周易四王並纔踰二紀相繼而滅若  
其元首膺期股肱命世立極補天之業銘常勒鼎之功  
至於暴君南面孽臣作輔民怨神怒國殄祀絕易世之  
由雖傳之耆舊載於史策通人雅旨其詳可得聞乎主  
人應之曰吾少仕齊朝晚歸周室近世治亂粵可略陳  
在魏正光牝雞司旦爾朱榮乘釁內壘滔天泯夏餘燼  
跋扈延禍王城海內生民若崩厥角齊高祖天縱英明



之略神挺雄武之才龍攄豹變投袂而起四明昆弟大  
會韓陵類蚩尤風雨之兵若新都犀象之陳彼曲我直  
天實贊之日未移晷大殲醜族然後拔立宗枝入纂皇  
統羣后成務天下晏如但芒刺成災震逼為梗遷鼎舊  
鄴國命惟新朝章國憲燦然畢舉渭南失律似烏林之  
喪師洛北先鳴同官渡之凱入雖天命有歸而盡於北  
面方之魏武具體而徵文襄嗣業始踰弱冠瓌傑之氣  
足稱負荷賓禮時秀驅駕羣雄內外肅清朝無秕政侯

景背恩棄義狼顧汝穎蕭衍失信幸災蟻聚彭汴於是  
謀臣運策猛士推鋒渦陽之役兇渠匹馬南逝寒山之  
戰吳卒隻輪不反王思政入據長安淹歷歲時神旗整  
臨如風埽籜三秦勅敵閉關自守五湖之長革音請命  
魏孝靜以天歷有在鼎祚將遺大禮備物率由舊典允  
恭克讓推而弗居禍生非慮七首竊發爾其夷凶剪暴  
剛斷英峙天崩地坼堂構闕如嗣子幼冲未堪多難文  
宣雖云外弟少乏令名人望所歸便見推奉於時政有

彛倫朝多俊乂爪牙皆韓白之伍心腹盡良平之儔外  
靜方隅內康庶績主之不才四海弗之覺也洎乎受終  
文祖燎天改物兵強地廣國富刑清發號施令必師古  
始信賞必罰有如四時年穀屢登災害不作敵人竄迹  
郊境無虞天保受命迄於五祀黃初泰始不能遠尚爰  
及中年誕繼昏德賴有尚書令弘農楊遵彥魏太傅津  
之子也含章秀出希世偉人風鑑俊朗體局貞固學無  
不縱才靡不通裴樂謝其清言應劉魏其藻麗每乘輿

四巡恒守京邑凡有善政皆遵彥之為朝野貴賤至於

今稱之儲君繼體纔歷數旬近習預權小人並進楊公

慮有危機引身移疾幼主若喪股肱固相敦勉乾明之

始難起戚藩變成倏忽殞於殿省詩云人之云亡邦國

殄悴君子是以知齊祚之不昌也孝昭地乃密親位居

元輔有姬公之戚無復子之心亦由主弱時艱慮深家

國當陽正位事出權道急以天保之後懲其淫縱不遜

聲色不事晏遊老於太后篤於昆季慎惜名器愛養黎

元後庭嬪嬙皆是藩邸之舊數不盈十竟無私寵特解  
吏事尤好禮容但政尚苛碎暗於聽受降年不永暮歲  
而崩武成母弟之親入主宗祏而少稟凶德不孝不仁  
龍攢在殯淚不承臉有和士開者爰自黃門漸至端右  
盡景娛侍略不休停恩寵勢望燠灼朝野甲第當衢侔  
擬公室富商大賈朝夕盈門筐篚苞苴烟聚波屬河清  
之末長彗為災太史奏言須有禳救武成便自稱太上  
傳位後主胡長榮以從舅之親馮子琮以姨夫之戚俱

受寄託並當樞要或性識庸近或意懷險薄皆不學無術智能淺短及天統末年武成即世和士開一相處內自擬伊周趙郡王叡明德茂親聰爽俊悟藩王之內時望隆重以士開凶醜宜加屏黜入踐青蒲謹言規諫而少主聰察不類成昭母后才明異於馬鄧遂使密戚賢王絞縊以戮雖遐邇胥怨愚智同憤而依托城社末如之何司徒瑯琊王儼年甫十四兼領憲司憤其所為切齒忿咤執送南臺異其身首京師市里僂跼成羣梁董

之慶不足斯比自茲已後政道彌昏高阿那以牧圉之  
勤重其佞媚韓長鸞以鞬紲之能悅其趨走陸子駱提  
婆者出於阜隸本是韉工愚暗庸短僅辯菽麥與韓高  
之徒共持國柄窮極富貴轉日迴天其反道違常速亡  
趨滅事非一緒不可勝陳周武大捷平陽乘虛徐入將  
有降心士無鬪志前世耿賈之雄俛睍頓顙先朝貌虎  
之銳屏氣重足舉晉陽如拾芥攻鄴宮猶振槁萬里百  
城交臂屈膝南極江淮北盡砂塞西界函谷東至滄溟

府帑粟帛之饒兵革士民之衆齊之所畜盡為周有不  
亦哀哉 朱敬則北齊高祖論曰昔張讓段珪濁亂天  
下漢召董卓將顯其誅竟有小平之奔曹氏因之乃創  
霸業鄭儼徐紇點辱皇猷魏收爾朱榮欲洗濯宮掖遂  
至河陰之禍齊人藉此用承明命故曰亂者理之源機  
者命之兆不可失也神武崖岸高竦器宇深沉望之儼  
然風塵自遠聽之愈厲雷霆或聞因天下之心覽英雄  
之議以普泰元年六月建旗於信都以討爾朱兆為名



當時趙魏之豪盡其死力蓋代之傑共其奔走然後數  
亂常之罪顯安忍之辜發義帝之喪三軍縞素承濯汜  
之逼萬里同心莫不精勇感人神雄略出天地檄詞未  
草聲已振於賊庭王誅欲加命乃懸於鬼錄既而龍驤  
虎步高下在心開幕府以臨外藩分腹心而統京邑雖  
生我者父母立我者高王既懷震逼之威易為芒刺之  
說周鄭交惡衍殖構氣趙鞅畏讒遂起晉陽之甲襄王  
失據乃有居汜之悲雖表數相仍公怒未怠紫宸不可

久曠丹穴難以更燠遂應飛來之謠乃議遷都之便闢  
西河北剪為寇讐天平永熙便成敵國於是疆場大駭  
鉦鼓相聞邙山之師杖馬捶而自免砂苑之役跨驛駝  
以遁歸勝負相參波瀾不定豐功厚利各有可觀者焉  
若乃推誠與人懷舊不捨擇子如之蝨看尉景之肱喻  
高昂於肝胆委侯景於半體此明達也牽馬麥田不飯  
社酒此嚴斷也放李穆之歸使其富貴感虎兕之對以  
勸事君此宏量也故能廢立雖多不失臣節兵鋒屢折

人望攸存即與夫璧賈充忌荀彧不同時也 盧思道

後周論曰周太祖幼而機警智數過人屬魏多故召募  
關隴值二將相屠三軍未一見推為主遂握兵符俄而  
魏武西巡奉迎車駕扶天子以會諸侯萬世一時也撫  
養荒餘鳩聚兵甲同心之旅不滿萬人齊神武以大兵  
數十萬將清灞滙雷動雲移萃於渭曲太祖以數千獍  
卒振旅而還遂基王業竇泰以勁兵深入一戰喪元高  
敖曹以銳氣先登臨陳授首兵革歲動敗鮮勝多高氏

雖怙其衆力莫敢先至及蕭氏將亡邊服震擾荆郢內  
附庸蜀來王器械完整貨財充實帶甲百萬驍將如林  
晏駕之辰國與齊人相埒矣 朱敬則梁武帝論曰梁  
高祖聰明文思寬厚通博生而神異動多奇怪此天表  
也永元之初羣賢受命竭懷輔正盡力康衢細隙未開  
纖塵不動而雄圖英算孤識獨見審長河之將決知崑  
山之必焚理欲先天未遑後舉叫嘯龍虎合集風雲馳  
兩函以取荊州連五營以震都邑長流遠邁獨決方寸

霜風飛埽雲雨霑沐白旄一麾頑童授首乃弔冤魂而  
謝牛酒昭筐篚而軼善人師不疲勞人無怨讟謳歌是  
逼獄訟攸歸代德立成眷命斯在然躬覽載籍備睹興  
亡留心求瘼勵精納善雖化未大道時亦小康也若尋  
其德音討其風俗尚根淺易拔源涸難流禍亂相仍蓋  
其宜矣昔魏太祖兵鋒無敵神機獨行百姓與能天下  
慕德猶且翼戴弱主尊獎漢室降及宋高剪平僞孽安  
復王家義聲薄天高誠動日然更懸兵四嶽決勝五湖

北靜燕塵西清泰霧宏勲不讓盛德見推備物滿庭猶  
非所望故晉帝今日之所事本所甘心義士猶或非之  
通人尚為薄德况梁取天下又甚於斯南康主盟實稱  
齊帝奉之以成大順承之而動義兵國步既寧家怨又  
雪君稱主祭臣復何猜尋其錫文考其謙讓事同對面  
理非飾詞寧知悠悠江山相去千里矯情偽迹頓至於  
斯欲令節義行於比屋其可得乎夫君人者日月齊其  
明陰陽資其信江海同其量天地偕其容未有飾智驚

愚銜材惑衆每事皆欲先人所唱復須稱贊浮華道長  
輕薄路開以天譴為嘉祥用妖怪為休祉聚斂俱極賞  
罰無章有識為之寒心羣寮曾不先覺利器不藏奸夫  
得志然侯景之兵我也仗我器也豈異術哉由上之  
失教也帝子王孫跨州連郡未有晉鄭齊心牟虛合契  
五侯九伯列海分山罕聞申包胥之頓哭秦庭茅夷鴻  
之幣謁吳國戶口徒衆不覩死戰之人寵遇雖多寧有  
報恩之士長洲杜若一旦凋零稽山竹箭忽然摧折可

不慎歟或問曰梁王不以黃屋為尊紫宸為貴離欲絕  
愛遣色歸空有湯武之憂勞若堯舜之臞腊享國五十  
若登春臺忽為羈旅叛臣鳴吠逋醜長戟指闕强弩臨  
城兵折意窮忿毒而沒善不可恃岐路何歸君子曰武  
帝暮年荒誕實甚殫守縣之力不充自縱之資盡丁口  
之租纔足緇衣之費昔夏桀以九州之富秦皇以六合  
之尊造瓊室而天下土崩作阿房而寰中瓦解況地比  
一郡國乃三分外有征戍之勤內有雕靡之弊加以金



利寶柱爛漫雲霞至於銀榜朱簾的歷星月神怒人怨  
禍積患生何足疑也 梁何元之梁典論曰歷究前書

詳觀往行昭晰千載氛氲萬古考其寬猛知布政之善  
惡驗其黜陟識其主之是非以曩求今工拙可見齊季  
昏虐政由羣小朝宰被無辜之誅藩戚懼淫刑之害高  
祖痛兄弟之戮因天下之心舉荆雍之師興湯武之伐  
指揮則智勇風從號令則遐邇響應取鄢郢若拉枯定  
金陵如沃雪黃鉞既斬白旗乃懸師不疲勞民無怨讟

樂推斯在代德是膺逆取順治享年四紀萬幾事廣六  
職務殷負宸君臨勤於聽覽兢兢罔倦乾乾不已加以  
藝業之美莫比比倫洞曉儒玄該羅內外舉洙泗之餘  
教針其膏肓採周孔之遺文正其魚魯於是開廣庠序  
敦勸後生執經者連袂負笈者排肩濟濟多士於斯為  
盛至若御民之術未為得也夫根深者葉茂源遠者流  
長是以擇沃壤以置王畿國都圜於六鄉封城號於千  
里其外則布之以五等列之以萬國分疆畫野立樹黨

問境隴以懷其仁桑梓以安其俗諸侯守境土以事於  
上天子執賞罰以臨於下有功則褒無道則廢二伯弼  
於內朝九牧佐於外政間之以賢戚叅之以懿親弘仁  
義於區中被禮樂於遐表忠信之禮達謙讓之風行然  
後龜龍游於池沼鸞鳳棲於苑囿及其末世雖主昏於  
上民亂於下猶晉鄭有依桓文是相絕而更續顛而必  
扶數百年外方至於滅周道既沒斯風漸喪洎於後代  
其弊尤甚罔恤民之不存而憂士之不祿莅民之長守

次更為前人未安後人便及迎新送故疲於道塗高祖  
博覽今古備觀興亡猶復躡其遺風襲其弊法澆薄逾  
甚淆紊日滋梁氏之有國少漢之一郡大半之人並為  
部曲不耕而食不蠶而衣或事王侯或依將帥收縛無  
罪逼迫善人加以朝務內叢官方外曠有其位而無其  
職非其事而侵其官四海至殷機事輻輳人君雖敏有  
所不周人君雖明有所不照豈可專於親覽忘彼責成  
就此而言大失有二習守膠之弊棄更張之善屈子投

江寧論其痛賈生慟哭豈踰斯悲自晉室東徙權寓江  
濱桓伐燕秦而不振劉克函洛而還亡至於宋齊疆場  
侵盛高祖躡斯頽運有志吞并斯實王者之宏材有國  
之通準然六納魏主一入洛陽竟無所成得不補失民  
既勞止汙可小康昔勾踐之欲滅吳前為其政兵強國  
富然後用之一舉而虜夫差再舉而霸中國高祖進不  
擇將退不教民雖慕古人安能有濟孫子曰善戰者前  
勝而後求戰善勝者前戰而後求勝明者出師必前料

敵豈可暗茲人事幸彼天時哉且國有累卵之憂俗有  
土崩之勢開幸人之志兆亂臣之心遂使侯景被吾甲  
而尅王城驅我人而圍天闕勢如破竹易若轉圜萬里  
靡沸四方瓦解事非一夕其所由來漸矣世祖聰明特  
達才藝兼美詩筆之麗罕與為匹伎能之事無所不該  
極星象之功窮著龜之妙明筆法於馬室不媿鄭玄辨  
雲物於魯臺無慚梓慎至於帷籌將略朝野所推遂乃  
撥亂反正夷凶殄逆紐地維之已絕扶天柱之將傾黔

首蒙拯溺之恩蒼生荷仁壽之惠微管之力民其戎乎  
鯨鯢既誅天下且定早應移鑾西楚旋駕東都禋祀宗  
祊清蹕宮闕西周岳陽之敗績信任宇文之和通以萬  
乘之尊居二境之上率土分崩莫知攸暨謀之不善乃  
至於斯敬皇世祖之裔允膺下武天不福善早世登遐  
土德代興火行告謝驃騎王琳懷申胥之志蘊荀息之  
忠爰納嗣君更紹頽運於是嘯命方岳大興師旅龍虎  
戰鬪水潰山崩君臣播越寄命齊土若乃葦弘興周而

速咎王永復秦而延殃天欲亡之非人能救夫創天下者至明者也喪天下者至暗者也是以禹湯興其功桀紂廢其業莫不得之者前主失之者後君逮茲梁室有異於此何則高祖撥亂除殘反身招於禍亂世祖復讐雪恥翻手命於寇讐敬皇繼祀而鼎移後嗣紹基而祚徙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自天所祐歸於有德元之官自有梁備觀成敗昔因出軸流寓齊都窮愁著書竊慕虞子採其聞見撮其衆家一代之事可得觀矣 唐



朱敬則陳武帝論曰梁自侯景入寇蕭詧外奔西鄰責  
言南風不競是以大命集於有陳也武帝身長七尺垂  
手過膝蓋姚襄劉備之儔也惟寬以容物明以知人曠  
蕩不羈雄勇蓋世聲振嶺表功濟日南屬王室不綱大  
難未已江湖羣盜日尋戈戎是以投袂而呼夕不待旦  
以梁大寶三年二月會王僧辨於白茅灣齊小白之合  
諸侯以謀王室臧子源之要天地惟討賊臣故戮力盡  
心有死無二義聲一發其從如雲盪徧地之橫流廓溥

天之巨浸鬱侯景於竹里執王偉於草間爰其息歸瞻  
烏遂止仍以新不間舊疎不間親高讓近臣方求別統  
昔魏推袁紹漢謝項王道貴能伸理不嫌屈及江陵不  
守喪君有君疆場無虞郡臣輯睦足以攄三瞳之遺憤  
歇萬國之夙悲既上宰變圖假立非次晉出子圉秦納  
貞陽陵谷遷移對之長歎君臣易位但覺悲哉况乃居  
汜不歸焉用方伯在鄭未納誰曰勤王於是潛謀腹心  
陰召武旅囚杜陵於別室告文帝於臨時舟乘旦潮旗

寢夜月埽重氛於絳闕反宸極於紫微役不浹辰區宇

大定加以北挫蕭軌西拒王琳聖德日新元勲漸茂然

後繼宋齊之丕業承舜禹之大名昇壇而告上元分珪

以揖羣后大哉美哉人無間焉但雲雷尚屯邊塵未輯

翌日告漸綴衣在庭楚之王孫歎布衣之未返燕之太

子踐機橋而不歸悲夫原唐太宗隋高祖論曰夫帝

王受命非因衆人之所舉既乘便之取不同優劣之勢

各異或雄圖內斷英謀外決海納山容如覆如載磊磊

落落真帝王者也只如文皇起自布衣臨馭四海欺孤  
兒以致天下奪寡婦而登神器復留心萬姓務從儉約  
自金陵滅後奢泰日滋起仁壽於五柞移新都於灞岸  
合浦珠璣填於帑藏江南姬媛納於椒掖仁壽之役萬  
姓力殫雕琢之功中民竭產從渭至灞寧不為勞移故  
就新理多其弊心隨地廣意逐時驕猜忌無端觸途多  
諱文母夷戮兒母被誅牝雞晨鳴皇枝勦絕廢長立少  
付託失人功臣良將誅夷備盡享年不永豈非天乎

增唐朱敬則隋高祖論曰昔孫資陰謀晉宣入輔鄭譯  
矯制隋文受遺自此而有魏人從斯以遷周鼎蓋天厭  
亂德神誘其衷若妄指河水遂成王業誤擊金鼓仍啟  
霸圖也况體貌奇特儀表絕人周太祖之欽明異其風  
骨齊憲王之聰察憚以非常韋鼎一見以委誠趙公聞  
名而進女屬周多世故禍難洊臻始以后父之尊遂受  
托孤之寄騎虎不下犄角是因不利孺子非唯管叔之  
言社稷輸人寧止休公之對所以尉遲舉魏從亂如雲

王謙據蜀其徒若市遂能驅駕豪傑委任忠良不下廟  
堂天下大定然後謳歌允集文物滿庭卿雲曉聚長星  
夜埽拱揖而朝羣后昇壇而類上帝紹舜禹之遺蹟光  
漢魏之大名於是流曠蕩之玄風浸淳古之膏澤削秋  
荼之繁令革亡國之哀聲加之以恪勤廣之以質素太  
陽滿昆蟲之穴湛露垂行葦之苕教人七年亦可以即  
戎矣俄屬陳朝喪德江海揚波自絕於天結怨於下乃  
以開皇八年十月承少昊之秋氣動文昌之將星下蜀

漢之舟翩翩龍躍集幽并之騎蕭蕭馬鳴一葦而可以  
橫大江三令而可以陵湯火蔣山苦戰子文之魂魄飛  
揚建業大崩叔寶之金湯不守既遭岸上之虎非復水  
中之龍斬伯嚭以謝陳人禮陸機而慰吳士春波暫洗  
汙俗咸新秋露一零弊化斯改故使六合之中如觀曉  
日八紘之內若遇新晴况復盡力於人厲精為政躬親  
以率下因心以感物煙火萬里風雨四時野有擊壤之  
歌天無垂象之誠玄菟丹徼煙燧不驚玉檻金河波瀾

久息天子登雲臺而訪道寔垂拱而無為公卿指日觀  
以推誠願升中而每竭可謂盡美矣未盡善也然天性  
既猜素無學術意不及遠政惟目前是以牝雞司晨讒  
人罔極剖符罕山河之誓同盟多剪黜之悲恩不終於  
有功罰每深於無罪是以知隋運之不永矣君子曰昔  
陸孟知中興之微宣帝始重儒術李通稱漢家之命世  
祖專信讖文時好既行其流遂廣故子雲符命尹敏偽  
言即其類也高祖少愛不經之談遂好迂誕之說所以



王韶順旨素充取容賞溢丘山恩深江海豈不弊乎又  
祥瑞者聖人之應也至若八百集於孟津六王至於陔  
下周人岐山之北晉衆江漢之南負樂就陳攜手適宋  
牛馬內向羣盜外奔宗社乂安黎民不散此瑞之上也  
若乃連珠共軫的皪清漢之涯合璧齊輝光芒黃道之  
上四時不爽百穀用成家有孝慈人懷禮義此善之應  
也至如白鹿朱鴈璫露卿雲鳴雀異毛草木殊狀此並  
沐我皇澤煦我帝春聖人圓城之中天子生成之物豈

足表太平之日顯休明之辰而隋主好之意不能盡遂  
令巧偽相半何其薄哉 楊夔創守論曰貞觀中文皇

帝聽政之暇問房魏以創業守文之難易房對以創業  
魏對以守文蓋房以經綸之始備極勤劬所以見創業  
之難矣魏以昇平之後率多懈怠所以見守文之難也  
然創業之初雄豪未賓生民嗷嗷唯德是歸所以開基  
之主皆乘釁而起親履車之職焉肯其軌哉當其  
雲雷未亨天地猶蒙龍虎交馳煙塵未清故得一士則

前席以待問聞一言則傾耳而聳聽用人若不及從諫  
若轉圜勇於得而疎於失冒履鋒鏑涉歷險危其取也  
既勞其得也亦勤誠為創業之難也及乾坤霧霽山河  
有主四海之內罔不臣妾言而必從如影之附欲而必  
至如響之應愛之可以升九霄怒之可以擠九泉順意  
者駢肩逆耳者畏忌好惡之情不由其臧否賞罰之道  
匪關於功過下懾以求命衆怒而莫諫此所以為守文  
之難也然則自漢而下有天下者孰不始則孜孜以親

萬機將俟乎治及時既平俗既康以泰自逸怠於庶務者多矣且創業之主既得之後猶墮夙志以壞大業而況求既治之後即已安之朝其能納讜言任正人屈己以順民抑心以從下者不亦鮮乎魏文貞公守文之難豈初心盈中心是也總而論之療飢者易為食其創業乎醫疾者難為藥其守文乎明周如砥本朝立國規模綱目如何論曰立國其猶作室者其經營之始必相度方隅諏咨廣狹鳩工庀材絜矩計長大匠者乃引繩

持墨矧趾闢基卒之崇卑數隘舉不出範圍疆理之中  
此其規模也垣墉必固藩衛必嚴棟梁必擇而凡所以  
維持措置於其間者此其綱也若夫勤樸斲塗墍茨列  
櫟桷通戶牖纖微曲折亦綢繆脩飾焉此其目也惟規  
模宏遠綱目具備斯可以稱巨麗矣立國之道何以異  
於是蓋自古英君誼辟創業垂統有一代之興必有一  
代之制惟其議法於初也至精至備故其貽謀於久也  
不愆不忘即三代稱比隆矣而以成周為獨盛焉亦以

其規模綱目監夏殷而益之謨烈佑啓咸正罔缺使子  
孫千萬世守之雖至今存焉可也太祖天挺神智躬擢  
甲冑提尺劔逐羣雄得正統膺大寶經綸草昧講畫精  
詳而成祖興師靖難踐阼承乾運英睿之謀計靈長之  
策當其時名臣碩輔畢智殫忠相與考究贊襄於其下  
監歷代之流弊倣成周之遺規凡鈎極敷猷體國經野  
設官分職立綱陳紀所以著之章程頒之法制者二祖  
之立國固卓越百王範圍千載矣今載在祖訓會典諸

令甲等書方冊所陳科條至密固未易以更僕數也如  
削平僭偽肅清華夏嚴明迪亂威懷並流至於鼎新以  
革其弊賁飾以釐其蠱者悉裁自淵衷出於獨斷如兩  
京並建形勝得矣十三省分列疆域理矣尊號未上而  
立宗社以定本也戎務方殷而設學校以崇文也改元  
三中書省而置六卿使政本有所歸去宋之樞密院而  
立五府使兵權有所統閹寺止給埽除之後后戚弗干  
政事之權五刑不得復用欽恤之仁也四夷不得輕伐

窮黷之戒也南郊饗帝而一歲一舉足以通幽明之故  
初服紀元而一世一改足以正厯數之傳祀典舉而四  
瀆五岳之封號盡除經術明而諸子百家之偏駁無取  
春宮之屬不設宦官杜巫蠱之禍也藩國之封不攝民  
事防淮齊之變也殷啟萌賢之篇昭臣度也存心省躬  
之錄示君範也卧碑監規之班正士習也資世教民之  
訓淑民行也別善惡則有大誥以示勸懲詰奸慝則有  
大明律令以權輕重諸司有職掌而內外大小之相屬



稽古有定制而尊卑貴賤之相安此則舉其綱爾至若  
朝覲貢獻之儀章服品式之制爵祿等威之辨奢階侈  
踰之防兵食屯鹽之法征輸稅役之務至煩委也亦莫  
不變通盡利經理適宜統紀相維纖悉具舉豈不燦然  
明秩然備哉蓋二祖創之歷聖守之潤飾鴻猷昭垂燕  
翼培植既固締造惟勤將使後之嗣基紹服者即委裘  
之存而亦可以享垂衣之休也今夫守三尺出一令於  
殿陛之間薄海內外朝發夕馳雷厲風馳無敢有攜心

越志者威名靈爽侔乎造化而紀綱法守足以警服華夷固如此也譬之作室然雖公輸運巧班倕矢能其所範圍疆理之者既極其宏大而所以維持措置綢繆脩飾之者細微周折靡弗至焉固可以繫苞桑奠磐石也雖風雨之或侵扃鑰之偶失苟一葺整而緘固之又奚損於室之巨麗乎噫舊章俱在成憲可監也是在聖君賢相主持於上率作以省其成而已矣書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丕顯丕承先於謨烈愚何幸躬逢其盛

文原宋顏延之為湘州祭虞帝文曰惟哲化神繼天作  
聖藏器漁陶致身愛敬是以二妃嬪德九子觀命在麓  
不迷御衡以正唐歷既終虞道乃光咨堯授禹素俎采  
堂百齡厭世萬里陟方敬詢故老欽咨聖君職奉西湘  
虔屬南雲神之聽之匪酒伊葷 增唐呂溫謁舜廟文  
曰恭惟至仁無方大孝不匱德馨升聞允釐百揆以聖  
授聖猶言歷試擇人之君良不可易聖功克贊相待而  
宣雷驅四凶雲起八元火治陶土璿璣轉天垂衣巖廟

萬物浩然是稱至理是曰帝者混成雍熙永錫大嘏乃  
眷南顧蒼梧之野歸堯鴻名付禹天下茫茫推遷邈萬  
斯年三代之後誰為聖賢政如頽波俗若壞山韶樂猶  
在薰風不還於戲道有通變事有同異官帝家王隨時  
之義揖讓而禪固非力致所以識者存而不議若輔相  
之宜則成之規煥乎文章百代可知九官惟舊七改有  
彛弘道在人太平無時如何後王曾莫是思其易甚簡  
舍而弗為歷山歸然河水東注唐虞日遠楊墨誰拒瞻

彼歷山薄言往訴庶幾精誠必我依據 宋之問祭禹

廟文曰昔者巨浸橫流下民交喪惟后得流星貫昴之  
夢受括地治水之符底定九州弼成五服遂類上帝乃  
延羣公自有生靈樹之司牧大災莫踰於堯日勤人不  
越於夏君向微隨山奠川之功蒼生為魚至今二千九  
百年矣肇為父子始生君臣興用天之道廣分地之利  
者嗚呼皆后之功也之間移班會府出佐計鄉遂得載  
踐遺塵遠探名穴朝玉帛於斯地聲存而處亡留精靈

於此山至誠而響發先王為心享是明德后之從政忌  
此姦慝酌鏡水而勵清援竹箭而自直謁上帝之休祐  
期下人之蘇息日之吉神之歆激楚舞奏越吟芳俎溢  
醇醴深遺羞厭於魚鳥餘漉醉於山林忽雲搖兮鳳舉  
空壽堂兮陰陰 原陳沈炯祭漢武帝陵文曰臣聞喬  
山雖掩鼎湖之靈可祠有魯遂荒大庭之跡不泯伏惟  
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罘  
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栢梁而高宴

何其甚樂豈不然歟既而運屬上僊道窮晏駕翠幕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椀遂出人間陵雲故基與原田而  
撫撫扶風餘跡帶陵阜而茫茫羈旅纓臣豈不落淚昔  
者承明見罷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返恭聞故實  
竊有愚衷黍稷非馨敢望徽福爵臺之心空愴魏君雍  
立之祠未光夏后瞻仰徽猷伏增悽懼 唐太宗祭魏  
太祖文曰夫大德曰生資二儀以成化大寶曰位應五  
運而遞昌貴賤廢興莫非天命故龍顏日角顯帝王之

符電影虹光表乾坤之瑞不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昔漢室豆分羣雄岳立夫民離政亂安之者哲人德喪時危定之者賢輔伊尹之臣殷室王道昏而復明霍光之佐漢朝皇綱否而還泰立忠履節爰在於斯帝以雄武之姿當艱難之運棟梁之任同乎曩時匡正之功異於往代觀沈溺而不拯視顛覆而不持乖徇國之情有無君之跡既而三分肇慶黃星之應久彰主卜啟期真人之運斯屬其天意也豈人事乎 增唐賈曾高祖受禪



告南郊文曰伏以生人以來樹之司牧眷命所矚謂之  
大寶歷數弗在罔或偷安故舜禹至公揖讓而興虞夏  
湯武兼濟干戈以定殷周事乃殊途功成一致後之創  
業咸取則焉臣恭承家慶世祿降及曰祖曰考累功累  
德賜履參墟建侯唐社地居戚里門號公宮丕緒隆基  
足為榮矣但有隋爽德屬饜大業饑饉師旅民胥怨咨  
謫見咎徵昭於元鑒備聞卑聽所不忍言臣恭守晉陽  
馳心魏闕被首濡足拯溺救焚大舉義兵式寧區宇徵

要荒之辯髮輯兆庶之離心誓以捐軀救茲人命指陳  
喪亂期之久安有功繼世無希九五惟身與子竭誠盡  
力率先鋒鏑誓以無貳載蒙弘誘克濟難艱電埽風驅  
廓清天邑傳檄而定岷峨拱手而平關隴西戎即叙東  
夷底定非啟非贊孰能茲速尊位世嫡甥奉宗隋戮力  
輔政無虧臣節值鼎祚云革天祿告移謳歌獄訟聿來  
唐邸人符神瑞輻輳微躬遠近宅心華夷請命少帝知  
期運已去大命有適遜位而禪若隋之初讓德不嗣羣

臣逼請今六宗乏祀七政未齊罪有所歸恐當天譴請  
因吉日設壇告類祇畏上帝惠茲下民翼子謀孫罔敢  
愆德則小則大無惑無違對越鴻休伏深慙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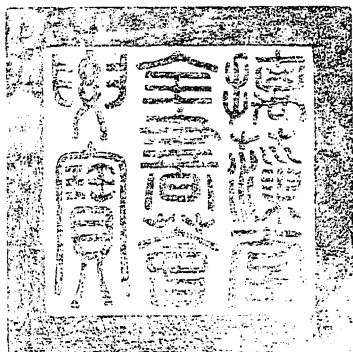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十四

謹案第十頁後六行叩闕而攻秦刊本叩訛仰據  
史記改

第二十九頁前八行則廣可長廣刊本下廣字訛  
存據晉書改

第二十九頁後四行況以新集易動之基刊本集  
訛習據晉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金拔